

高爾基

短篇小說集





高爾基(Maksim Gorky)本名 Aleksandr Maximovich

Vich Prishkov. 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生於Nizhny

Novgorod。早年雙親俱亡。曾歷為鞋匠，廚

司，後來，走入文學界中。從他早年經驗，寫出俄

羅斯人動人的模範——感到世界已脫離的社會反叛

者的模範。高爾基就是一個寫實主義者，不如說是一

個自然主義者。因為他所寫的每是自然的。他不

是那一種的人，喜歡過分寫人生腐敗的一方面，雖

然他像陀司妥夫司基其可憐的曾某人物，但當他寫

時，這些背景和人物與他題目及意見是有密切關係

的，不是它們自身是可憐的。凡是要了解俄羅斯，

非讀他的作品不可。有批評家以他與Dostoevski相提並

論。他的幾乎如照相的文字描寫人類模範和自然的

現象現象在古今文學界中是少有的。因為讀高爾基

的作品可以了解不明瞭的，所以他的作品不只是有

價值的文學作品，還是有價值的新社會政治的歷史

目 錄

消遣	黃嵐譯
跋佐夫的哲學	葉靈鳳譯
一個人的誕生	梅川譯
一個秋夜	梅川譯
葉曼良披路延	黎子譯
惡魔	魯迅譯
兵士和農民	邱韻鐸譯

消 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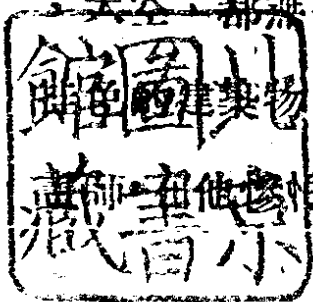
黃 嵐 譯

一

大爬虫似的列車，一面噴着濃灰色的烟塊，一面消失在曠野的遙遠的彼方，海一般的黃色的麥田裏了。它那衝破廣寂平野的嚴冷的沉默的駭音，在這幾分鐘間，也同火車的煙霧一齊溶入空氣中。平原的中間，有座小小的車站，它那漠然的姿態，奇妙地惹人的哀感。

潑辣的火車聲響一散，立刻消在晴朗的蒼穹之中，於是，車站再為壓迫一般的靜寂所包圍，平原又開始展開它死滅似的單調。

平原燃燒着黃金的顏色，晴空彩着蔚藍的光輝，平原
天空，都無有際涯地伸展着，在這中間突出的車站的肉
體，給與人們的印象，正像失了空想和感興的
經營的憂鬱的繪畫當中的一點墨污，偶然滴



落。

每日正午和午後四點鐘，從平原那邊向這車站開來的客車，在這站裏各有兩分鐘的停留。這四分鐘就算是這車站惟一有生氣的時候，它給站員們帶來各種的印象。

各個車廂裏面，搭乘着服裝各異的複雜群衆，在這停車的瞬間，他們疲困不堪的冷峻的面孔，剛在客車的窗子出現的時候，鐘和汽笛的聲一響，他們像昂奮了神經似的，同着聲響一齊，又被運向平原遙遙的彼方，生活擾攘的都會去了。

爲孤獨的生活弄得萬無聊賴的站員們，祇有望望這些旅客的面孔是他們再愉快沒有的事情了。他們將客車送走了以後，就把各人在方才的所見所聞當做談話的資料。站員們的周圍展開着沈默的平原，冷峻的天幕罩在他們的上面，在他們的心的深處，潛着對於每日通過他們身邊到什麼地方去的旅客的茫然的嫉妒。他們比之這些旅客，竟像是生於實際生活以外，而且被規定一日之間僅僅有四分鐘可以看見人類的一般，被幽禁在平原裏。

送走了火車的他們，一面目送着消失在大海一般的黃金色的麥田裏的，黑絲帶似的火車；一面立在車站的月台

上，痴想方才在他們身邊飛去的實生活的印象

他們差不多一個不剩的出來在那裏。和鬚的，生着哥薩克的大鼻髭，髮白，肥胖的站長。有尖的掛腮鬚，顏色紫黑，年輕的副站長。小個兒，狡猾似的，站丁路加。一個轉轍手 (Swltchman) 名叫卡馬佐夫，有着掛腮鬚，強壯老實而飽滿的面孔，沉默的農夫——所有的站員全都出在那裏。

車站門邊的椅子上，坐着苦熱中做着雜務的肥胖的站長的女人，她的膝上，靜靜地睡着同母親一樣長着紅臉的小孩。

火車被隱到坡下去了，好像深深地沉在大地似的消失去以後。站長對着女人，

「喂，索尼耶。沙莫克預備好了嗎？」

「不消說得。」懶懶地，靜靜地，女人答

「路加！在這兒嗎？掃一掃板屋和月台……這，這裏你瞧瞧……儘是灰……。」

「是，知道了，站長」

「是嗎，好……怎麼樣，不喝點兒茶嗎，尼古拉。比得洛維齊！

「呵，是的……」副站長答。

正午的火車送走以後，站長向老婆說：

「索尼亞，午餐預備好了？」

這樣一說，立刻又同路加說照例的事情，然後再招呼住在自己家裏的副站長：

「喂，怎麼樣，不用午餐嗎？」

於是副站長照例：

「呵，是的」沒精打彩的答。

他馬上走出月台到房裏來。房中花草很多，家具很少，廚房和小孩衣服的氣味直衝鼻管，在食棹的周圍，他們讀着方纔飛掠似的通過自己身邊的各種各樣的事情。

「尼古拉·彼得洛維齊！我看見二等車那穿黃衣服黑頭髮的女人嗎，那傢伙不錯。」

「壞未到不壞，就祇服裝沒意思，」副站長答。

他無論甚麼時候說話都很簡單而有確信。很有點矜恃自己的老於世故，而且多少受過點教育。但講到學校都不過是中學畢業。他有本黑棉布包着的簿子，從偶然到手的書籍報紙的雜錄中發見的偉人的各種格言都鈔錄在裏面。站長在專務以外的事情似確也有幾分讓他，很留意聽他的

說話。而副站長搭記中的格言尤其中他的意，平常看着就孩子似的歡喜。現在講起黑髮女子的服裝，副站長的話却不期動了站長的疑問，

「那，你可是說黃色同黑髮女子不相稱嗎？」站長問。」「我說的是模樣兒的話，不是顏色，」副站長一面在玻璃壺中挑選着什麼食物到自己的盤裏，一面這樣地說明。

「呵，模樣兒嗎？那又是另一個問題。」

站長表示同意了。

問題只有是關於女人的容易了解，所以站長的女人也加入談話的隊裏。可是因為他們的頭腦很鈍，像將談語延長而至感情興奮的事情是很少的。

被沈默魅惑着一般的平原，和靜穩寥廓的天空窺着窗。

每一點鐘幾乎都有貨車通過，隨車的搬運夫都盡是些匆匆地相知的朋友。這些腳夫都因疲於平原寂寞的乘車而半睡着。但他們仍時常談談路線上發生的種種的事情。若干俄里前面壓死了人呀，關於鐵路勤務的事故呀，誰被科了罰金呀，誰個轉任了呀，談的大抵是這一類的話。不過他們對於這些新事實並不去把它深想，正如美食家坐到美味的盤邊時一樣只願狼吞而驚嘆。

太陽慢慢地從天上落到平原的盡頭，差不多觸着大地的時分，四邊立刻變成濃紫色，平原上也很快地流着紅光。這惹起人一種異樣的哀愁，教人不由得漠然起一種離開這空漠的平原而到什麼遠方去之感。一回兒，太陽的一部觸了大地，懶洋洋地沈入地平線的那邊。可是天空暫時之間還留着殘照，它新鮮的色彩的音樂靜靜地戲着，它漸漸轉白，接着就是溫暖寂然的黃昏。星兒開始弄眼，鬚髯吃驚地上的寂寥，在空中顫慄着。

曠野瘦弱無力地爬入黃昏之中，牠順便把它包覆起來，夜色寂然無聲地從田邊向車站追來。於是黑暗沈鬱的夜到來了。

車站點起燈火。其中信號標的青燈高高地照得格外輝煌，牠的周圍包着黑暗和沈默。

時而報告火車抵站的鐘聲敲響。牠那淒涼的聲音響徹平原，而又立刻消失在那裏。

鐘一響動，紅的閃耀的火影立刻從黑暗中飛奔出來。平原的靜寂，震顫着火車的微響。這微響刻刻接近黑暗包着的淒寂的車站。

雖是車站小小的社會，下層人的生活與上流人的也有幾分不同。

站丁路加，有女人和兄弟住在離本站七里的村子，他對於他們想逃出來的希望很為反對。村子裡有他自己的田地，當他託不喜說話的忠實的轉轍手卡馬佐夫替他上班時。每次都談及這田地的事情，一聽到田地的話，卡馬佐夫時常都深深地歎一口氣，這樣地對路加說：

「沒有法子，去了來罷。實在田地這東西也是非時常看看不行的……」

還有一個生着斑白的鬚毛，圓而紅的面孔的老兵，叫雅各次加的轉轍手，他是個很會揶揄人的惡辣的東西，完全不相信他的說話。

「什麼，你說田地？」雅各次加說，一壁苦笑着。「你說老婆……你的田地是什麼東西我可知道呵……什麼你的老婆可不是寡婦嗎，要不然均是軍隊的老婆的地方罷。」

「什麼，你這雀兒師傅，路加看不起似的答。

他叫雅各次加做雀兒師傅，因為這老兵非常之喜歡小鳥兒，在他的值班的小房子裏，裏裡外外都掛着鳥籠，在裏面和周圍，小鳥的鳴聲是整天不絕的。他捕來的鶉鳥不斷

地放出牠單調的叫聲。掠鳥哼牠莫名其妙的長談。還有毛色怪異的各種各樣的小鳥，不絕地吱吱地啼着，囀着，歌着，慰藉老分孤獨的生活。他閒空的時候就同小鳥一塊兒玩，很小心高興去調理牠們，而對於同事一向反倒沒甚興緻。他叫路加做青大將，叫卡馬夫佐做自痴，當着兩個的面毫不客氣地叫他們色中餓鬼或「該罰的東西」。

路加對於他所說的話，向來是不大理會，但哀把路加觸怒了一次，路加却會狠狠的罵他一頓。

「你這廢兵！你懂得些什麼，混蛋！像你這樣的傢伙，只配一輩子在大炮底下趕蝦蟆，或者管理聯隊的捲心白菜湯罷……判斷事物可不是你的專情。別多管閒事，看你的鶉鳥去罷，雀兒師傅！」

雅各次加漫不在乎的聽完了工人的惡罵，立刻跑去投訴站長。但站長對於他的愚蠢大罵一頓把他斥退出去。於是，他找到路加，這回親自著著實實地說出一番難受污穢的話來。這時路加祇得閉着嘴吐着唾沫走開去。

卡馬佐夫以嘆氣答覆老是的惡罵，一面羞恥似的辯解。

「想怎麼樣嗎，並沒有想怎樣呀，本來就不過是開開玩笑……經典裏不說着勿嘲人，勿自嘲嗎……」

有時，口邊浮着冷笑答他說，

「還是定規的十八號嗎，無論何時祇說同樣的事情！儘是勿嘲勿嘲地……如果是別人便不嘲笑，那末人間的話種不就絕了嗎？」

三

車站除站長的女人以外還有一個燒飯的女人。她叫亞麗娜，四十上下年紀，在模樣上算是個醜婦，她是個身體怯弱，精神憂鬱的女人。平常著齷齪而破爛的衣服，一雙一雙地走路。她身體上總髣髴有什麼卑屈的笨重的地方似的，那厚的口唇是不管多少回地向一切的人們告饒，做着要平伏在他們的腳下去一般的表情，但不格外哭泣。卡馬佐夫在車站足足住了八個月了，但對於亞麗娜從未特別的注意過。即遇到與她碰面的時候，他每次也不過說聲「身體可好嗎？」罷了。

而女人亦說着同樣的話答他，叙兩三句應酬的話以後，又各自流向別處去了。不過有一次卡馬佐夫曾到站長的廚房來請亞麗娜替他縫內衣。

她立刻答應並且開始工作，不知怎的竟親自拿到男子的地方來了。

「呀，謝謝！」卡馬佐夫道謝，「一枚十個戈比，三枚共是三十個戈比行了罷……怎麼樣？」

「唔……」亞麗娜兩可地回答。

卡馬佐夫沈在深思之中，沈默了一忽，立刻對始終注視着他的顫鬚的她問：

「你生在什麼縣呢！」

「里雅贊縣……。」她答。

「那你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了。幹麼到這樣的地方來呢？」

「哪兒不是一樣……我一個人……未單單祇有我一個人未……。」

「那末，再遠的地方也能去了……」卡馬佐夫嘆口氣
兩人沈默了一會兒。

「唔，我也是一樣的境地呢。我是在塞爾加契夫省的尼塞哥洛德生的……。」卡馬佐夫說，

「我也是單身，四方流浪，最後纔到此地來的，本來也是個有田地，女人……而且還有兩個兒子的人，但女人害霍亂死掉了，兒子也一樣的完了……因此，我悲傷到了極點，弄得自暴自棄的把家業都完全蕩盡了。可不是！……

…以後雖然渴想再一回恢復自己的家業，可是終歸是失敗，機器的螺絲已完全鬆弛，一點不能活動了。因這緣故，纔離了家鄉，這裏那裡的漂流之後到了此地來的。已經是三年苦勞了……。」

「真是再沒有像沒有自己的家那樣不幸的事了。」她靜靜地答。

「哦，又要問你的事了。聽說你是個寡婦，可是真的嗎？」

「我還是處女呢，先生……。」

「什麼沒有這樣的事罷。」卡馬佐夫完全不信。

「哎呀，真的呀。」她想教男的相信。

「那末你幹麼不去嫁呢？」

「雖肯要呢，又沒有陪奩……」又不中用……而且模樣兒又醜……。」

「唔……」卡馬佐夫沈思似拉長的聲氣撫着顯鬍瞪瞪地注視着她，忽然問她有多少工錢。

「兩盧布和五十戈比。」她答。

「是嗎，那末我這裏拿三十戈比好不好。今晚來取罷……十點鐘左右。好嗎？那時候給你……喝點茶談談

解解悶兒……彼此又都是單身人……一定來罷。」

「好，一準來。」她很容易答應了。

她在夜裏十點鐘果然跑來，天明纔回去了。以後卡馬佐夫既不呼喚她，也不給她三十戈比的工錢但她總獨自跑了來。

愚鈍而溫順的她一來就默默地站在男子的面前。男子一壁在床上翻着身，一壁望着她，馬上靠到壁邊去；

「坐罷。」

她坐下之後，他像宣告一般的說：

「喂，你這件事情……一定得守秘密，誰也不能教他知道的。倘若教人知道的話，那是要命的呀。我不是年青的人，你呢也是一樣。……明白了嗎？」

她好像答應了似的點頭了。

卡馬佐夫送着女人不壁把自己的衣服教她拿去修補。還叮囑她說。

「當心別教他們知道呵！」

兩人就以這樣的調子在別人的面前隱秘自己的關係過日子。

亞麗娜每晚像爬行似的到他這裡來。而他則做着主權

者一般的面孔慇懃地迎接她，有時會當着面對她說：

「你是怎樣的一個醜婦呵。」

她沈默着，男對男的洩出蒼白的錯誤般的微笑。在臨邊的時候照例一定帶走他所吩咐過的工作。

兩人雖沒有時常痴戀在一塊，但卡馬佐夫有時在站裏什麼地方遇着她的時候，總低聲說這樣的事情——

「今晚不來嗎……」

於是，她總百依百順的到他那裏來。她那痘花臉上浮着嚴重的表情，十足像爲着盡自己漸漸明白了的重要的義務而來的神氣。

可是歸家的時候，她的顏色又照例變成錯誤和驚怖的死人一般的面色。

她時時痴立在甚麼地方的角落或者樹陰底下呆呆地望一回平原。那裏夜色瀰漫着，由那嚴冷的靜默使她的心胸感到隱隱的痛苦。

四

一日送走了晚車以後，車站的職員們在站長住宅前面自楊影濃的庭園開茶話會。

在暑熱的日子他們是時常有這樣的聚會的。因爲這樣

的事情無論如何多多少少總能給他們單調的生活一點變化。他們談談火車帶來的印象，或者喝喝茶，或者沈默着。

「唉唉，悶氣，今日好像又比昨天熱了點兒呵。」站長一隻手遞空杯給女人，一隻手揩着汗說。女人接着杯子說：

「因為氣悶，所以覺得熱的呀。」

「唔。許是這樣罷……簡直是……活着真是無聊。這樣的時候玩一玩紙牌倒好……可是只有三個人，真是……。」

於是副站長尼古拉。比得洛維齊，動着肩膀掣着臉，分明地說。

「玩紙牌兒，據叔本華的學說彷彿是一切思想的破滅呢。」

「說得好！」站長大為欽佩：「什麼？思想的破滅……哈哈阿誠然！說是誰說的？」

「叔本華，德國人，是個哲學家。」

「哲學家？唔……。」

「哲學家是什麼？是在大學裏做事情的先生嗎？」蘇斐亞。伊華諾烏娜好事地問。

「唔，咦……怎麼說纔好呢？這不是說的地位或者什麼……是說所沒天生的才能……所以凡生來有思考的習慣，對於一切事情探求牠原因結果的任誰都可以成爲哲學家的。自然在大學裏也有哲學家……可是他們有時候一種地極質素地……就是鐵路上的職員也可以成爲哲學家的。」

「大學裏的先生有狠多的薪俸罷。」

「那是要看他的頭腦囉……。」

「如果有四個人好好地玩一玩就好了！」站長嘆息着說。這一來把話打斷了。

碧空中百靈鳥快活地歌唱，小鳥兒在白楊樹上從這枝飛過那枝，靜靜的囀鳴。空中小孩在放着哭聲。

「亞麗娜不知道在不在那裏？」站長問。

「在的」老婆短短地答。

「亞麗娜是有點古怪的婦人罷，你以爲怎樣。尼古拉。比得落維齊？」

「所謂古怪的人者就是破康恥第一的徵候。」擺哲學家架子的副站長，做着深思的面孔自語一般地說。

「爲什麼？」站長打起精神來了。

副站長明白地重覆現在的格言，心地快活地瞬眼。這時，蘇斐西·伊華諸娜維齊用疲倦了一般的聲氣說：

「你真能記你讀過的東西，我不管讀過多少，一到次日便忘記得乾乾淨淨了。這一間在叫「尼克」的雜誌裏讀了有趣的事情，此刻牠說的什麼一句也記不得了。」

「習慣未，」助手簡單地說明。

「唔，不對。無論什麼不是新的事物都得變成舊的嗎。」

站長滿着微笑，「這的確，比之，那是怎麼說的，哦是了是了，比之叔本華所說的似乎還有道理呢」

「但是在反對上某詩人說過這樣的話，世界的睿智是經濟的。新的事物是從舊的事物編出來的。」

「你真了不得，究竟是怎麼的……恰像是從鐵網中散開的一般。」

這樣說着，站長滿足地笑了。他的女人也為之一粲。助手在心中高興，想掩飾也掩飾不住。

「古怪者是破廉恥的徵候這話是誰說的呢？」

「是叫帕里加卿斯基的詩人末。」

「還有一個格言呢？」

「也是詩人霍福華諾夫。」

都是些偉人們」站長褒賞詩人，面上湛着滿足的笑容，反覆着唱，真等於唱着詩句。

寂寂無聊宛然在玩弄著他們，剛剛把他們從自己狹苦的擁抱中解放出來，一忽兒又把他們抱起來了。他們想逃避因喝茶而弄得更難受的炎熱，從新又沈默着。

平原之上，除日光之外一無所有。

「是的！我開首是說的亞麗娜的事情。」站長髭鬚記起了一般說，

「她真是奇妙的女人。我看見她總覺得奇怪。好像有什麼神秘似的，不笑，也不唱，話也不多說，簡直是傻的一般，然而却是個很能幹的女人。玩列利雅呀，招呼小孩呀，差不多沒有比得上她的。」

他用自己的說話不要給窗外的亞麗娜聽到的小聲說。褒獎女僕以致她自驕起來不是什麼高明的事他也是知道的。

女人打斷丈夫的話，很有意味地洗下面孔說：

「請別再說了罷。又不十分清楚人家的事情……。」

「請想想奴僕的可愛罷，

我柔弱的女子的
到底不是你的敵，
唉唉，我的惡魔呦！」

副站長靜靜地以匙敲桌按腔合拍地歌唱起來，而且微笑着。

「到底是什麼事情？她……哼……你們二位在瞎造謠言。」蘇斐亞，伊華諾維齊興奮起來了。

站長大聲笑了起來。他的頰肉微微顫動，點點的汗滴從額上流下。

「不是沒有什麼可笑的嗎。」女人想作難他似的說，「第一，她的抱小孩子是怎麼樣？其次麵包是怎樣的燒法？簡直燒得焦完了……這到底是什麼原故呢？」

「是的，麵包實在壞……這事無論如何得向她說。可是，真沒有想到會有那樣的事，不過，對手到底是誰呢？路加那東西嗎？如果是的，要趕他老貓精。不然莫非對手是雅各次加，那蠢東西！」

「是卡馬佐夫末……。」副站長簡單地答。

「什麼，那老實的農夫？奇怪極了。這是誑話罷，是捏造的話罷。」

這可笑的話煽起了站長的好奇心。他帶溫潤的眼正想要笑的時候，立刻又做着嚴肅的面孔說，非嚴峻地勸告這一對戀人不可。他想這是對的，但想起他們親熱而甜蜜的戀愛故事來，馬上又不禁笑了出來。他覺得有點恍惚了。而站副長呢却做着認真的面孔。蘇斐亞，伊華諾維齊連忙打斷丈夫的說話。但丈夫依然做着一問不知道的樣子。

「噢，真是些蠢東西。給他們開開玩笑看，這倒有趣呢……。」

這時候路加跑來報告說：

「電話已經打過了。」

現在去·通知四十三號！」

說着站長同副站長連忙到車站去。這時候路加已響着開車的鐘聲。副站長坐在電話機前在問隣站好不好教四十二班列車出發。站長含着微笑在辦公室內踱來踱去。

「我們通通跟他們兩個開開玩笑怎麼樣。取笑一下解一解悶兒罷。」

「這也好罷。」副站長在搖着電話機的把手表示同意。他以哲學家的神氣說話向來簡單。

不久，他們可笑的時候來了。一夜，卡馬佐夫不知幹麼跑到堆東西的亞麗娜的地方來。原來亞麗娜曾受計於卡馬佐夫得站長的妻的許可在這裏破傢伙堆中營造了自己的臥床。這裏雖還涼快，祇是破椅子呀，桶呀，板呀，各種各色的家具在陰暗裏描出可怖的輪廓。亞麗娜獨自一個悄然地住在裏面，因為太害怕的原故，一點也沒有睡着，整夜眼光光地橫在稻草稈上面，祇獨語似的唸她記得的祈禱的文句。

卡馬佐夫來了，一聲不響地揉她捏她好一回之後立刻覺着疲倦就睡著了。但是不久亞麗娜很焦慮似的。

「德莫斐先生！德莫斐先生！」地低聲叫起他。

「甚麼？」卡馬佐夫睡意朦朧地問。

「我們給鎖住了……。」

「你說甚麼？」他立刻跳起來問。

「誰跑來……下了鎖了。」

「你撒謊。」男的吃驚起來，冒着火撒了女人低聲說。

「那末請你自己走去看看。」女人溫柔地說。

男的起來踏翻在路上的種種東西走到門口推推，馬上，

沈默下來搭襲地說：

「這一定是那鬼老兵。」

在門蔭裏歡呼的笑聲響起來了。

「開門呀。」卡馬佐夫大聲地失告。

「說甚麼？」老兵的聲音響了。

「說開門呀……。」

「天亮了給你開。」老兵把話交代了就往外走。

「今天是我當值呀，王八！」卡馬佐夫用似怒似訴的調子說。

「當值，我給你代好了，就這樣坐着罷。」說着，老兵走了。

「好，這王八！轉轍手哭喪着說：「看末……你總不會把我鎖起了走罷……有站長呢……你拿甚麼來答站長。如果站長問卡馬佐夫那兒去了，看你怎麼樣答？」

「是的，這一定是站長自己吩咐那東西的。」亞麗娜失望似的低聲說。

「站長？」卡馬佐夫吃驚着反問。「可是站長幹嗎做這樣的事呢？」沈默了一忽，於是他叫起來「你……撒謊！」

她不作聲，祇是嘆氣。

「看，這到底怎麼樣辦？」轉轍手一壁坐到門邊的桶上去，一壁問：「這多麼丟臉呀。這都是藉你的福的，你這醜婦……唉唉！」

說着，他握着拳向她呼吸的方向揮去。但是她默着瀟漫的黑暗包圍着他們，黑暗中浸着酸溜溜的捲心白菜呀小蒸籠呀，一種尖銳刺鼻似的東西的氣味。月光從門縫像條絲帶似的射入。窗蔭間到貨車從車站出發的轟聲。

「怎麼不響了？唔？祇要自己沒事就不響了。怎麼辦呢？想想看呀，賤貨！這番恥辱躲到那兒去。唉，唉，我怎麼會同這傢伙攪在一塊的呢。」

「總是我不好，請你恕我。」女人低聲說。

「甚麼？」

「請恕我……。」

「這教我怎麼辦呢。恕了你我的恥辱也不得消，一定通通都要笑我。」

他沉默了一回之後，又開始叱罵她了。時間殘酷地徐徐地過去。女人終於顫着聲音乞赦了。

「德莫先生，請赦我呀。」

莫

「像你這樣的東西不給你耳光不能赦的。」他吼出來了。

立刻又來了，壓迫似的不快的沉默。又來了為關在黑暗中兩人的原故充滿着尖銳痛與恨的沉默。

「唉唉，早點給我天亮就好了……。」女人無聊似的祈禱。

「別響，賤貨……我給你叫牠亮。」他威嚇亞麗娜，給了她一陣難堪的惡罵。馬上又來了靜寂和沉默的痛苦。

時間的殘酷隨着黎明的近臨而增加。正像享樂兩人可笑的可恥的難堪的狀態而躊躇不去似的。

卡馬佐夫正在半醒半睡的時候，忽然為堆房旁邊的聲響所驚醒。

「喂，你這賤貨，睡死了嗎？」低聲地他問。

「不，」亞麗娜深深地嘆口氣。

「那末所以睡了嗎？」冷嘲地說「喂賤貨……」

「德莫斐先生！」亞麗娜差不多是一個字一個字地訴說了。「你先生用不着這樣生我的氣呀。請你^你稍微想一下我的可憐罷。我求求你。我不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嗎。你先生是我……。」你先生是我第一個親近的人了……你先生

是我……。」

「別囂罷。把人愚弄的」多少使他的心軟了下去的女人歇斯特里的哀音啟卡馬佐夫急急打斷「別響……這事讓它死去了罷……。」

於是兩人再沈默，刻刻等着次一個瞬間。可是時間什麼也沒有帶來便過去了。這時候日光從窗的裂縫閃耀着，先輝的光線貫過堆房的黑暗。不久在堆房的近處有脚步的聲音。有誰走近門邊站住又走開了。

「人不是人！」卡馬佐夫大聲叫而且唾唾。於是使人心緊張似的難以等待的沈默的瞬間再來。

「上帝呵！可憐我罷……」她說。

似乎是誰忽然走近堆房……於是，立刻聽到鎗鎗的聲響，站長嚴肅的聲音叫響了：

「卡馬佐夫！同亞麗娜結婚罷！快跑出來，精精神神地……。」

「一起來呀」卡馬佐夫低聲說。亞麗娜走近來，垂着頭，同他立在一塊。

門開，前面站着站長。他行了一禮說：

「恭喜正式結婚。喂，誰這邊來。喂樂隊，音樂呀！」

卡馬佐夫跨過堆房的門檻，爲難堪的擁鬧所驚一下站住了。門外圍着路加，雅各次加，及副站長一班人。

路加手敲着桶子，用細而脫腔的山羊聲一般的中音亂叫。老兵吹着自己的角笛，副站長揮着手，一壁鼓起腮頰喇叭一般

「嘖，嘖，嘖嘖，嘖。」地叫。

路加嘎聲一樣響，角笛叫喚一樣鳴。站長捧着肚子笑。看着。

茫然的站在他們前面做着灰色的面孔，顫着嘴唇，羞恥地滿着苦笑。卡馬佐夫的樣子，副站長也笑起來了。在卡馬佐夫的後面亞麗娜低垂着頭，石頭似的默然惶恐着。

「亞麗娜對可愛的德莫斐

說甜蜜的話兒……」

路加唱着甚麼，做難堪的面孔給卡馬佐夫看。

老兵竟直走到卡馬佐夫的旁邊，故意把角笛放近他的耳朵，狠命地吹。

「來來，請出來……同亞麗娜手拉着手兒……。」站長一壁笑得馬仰人翻地一壁說。他的女人坐在門口搖着身體斷斷續續地這樣喊。

「你，算了罷……真太不像樣兒了……。」

（原來一下子的痴戀

我忍受了這樣的苦辛。）

走向卡馬佐夫的鼻尖，副站長這樣地唱了。

「新婚的萬歲！」在卡馬佐夫將走未走的時候，站長這樣開聲叫了。於是其餘四人一齊叫起萬歲來。其中老兵用狂吼一般的低音儘力地大叫。

亞麗娜抬着頭，開着口，兩手懶懶地垂在脅下，跟着卡馬佐夫走。

「請你叫他們倆接吻罷……。」站長女人笑了。

「來，新郎新婦接吻……。」副站長喊。站長笑得天翻地覆，雙腳都搖搖地站不穩了，於是靠在木上。桶子不絕地敲，角笛亂吼。路加一壁跳一壁唱。

（說起如今騷鬧的原因。

亞麗娜姑娘喲，可不是你唱，）

副站長又把嘴做成喇叭，

「嘖嘖，嘖，塔拉一塔拉一嘖，嘖，嘖。」

卡馬佐夫走到站舍的入口就躲到裏邊去了。但亞麗娜却仍被瘋人似的鬧着的這些圍困人着留在門外。他們

亂喊，在她的耳根呼嘯，而且莫名其妙的高興得興奮，團團地圍着她亂跳。

亞麗娜做着石頭似的默然的面孔，一種骯髒可憐可笑的样子，立在他們的面前。

「新郎逃掉了新婦獨自被留着。」站長指着亞麗娜對自己的女人叫，重新又笑得發顫。

亞麗娜將頭背過站長，通過車站旁邊向曠野走去。

口笛，叫聲，笑聲歡送她。

「請別再鬧了罷。」站長的妻說，「讓她去罷……一定後悔的了。已差不多得預備中飯了。」

亞麗娜向曠野的深處，境界線那邊麥子如頭毛般生着的地方去了。她像沈於深思的人似的慢慢地走去了。

「怎麼樣？」站長翻根究抵地談新婚者的事情，甚至許多細微的地方。因問這一班惡戲的伙伴。通通都笑了。呵，副站長就在這些地力也發見插入格言的時和地了，

（以爲可笑而笑之，

乃正當之權利而決非罪。）

然後他對蘇斐亞，伊華諾維齊，喚起注意似的附加說

「可是笑之太過便爲害了。」

六

這天，車站裏是大笑而特笑了。可是午餐因亞麗娜不在是由站長的女人自己弄的却不十分欣佩。不過這天快活的心情仍毫不因乏味的午餐而少減。卡馬佐夫直到上班的時刻纔從站舍中出來。但一出來就被站長室叫去了。在那裡，站長和路加在笑着，副站長向卡馬佐夫開始問他怎樣將美人勾搭到的。

「拿獨特的話來說，這是第一號的罪呢。」副站長對站長說。

「罪雖然也有。」苦笑着的忠實的轉轍手說。他看出關於亞麗娜的事如果用談笑的態度去說大家也許不會見笑，因這樣說了。

「最初是那尼姑屢次向我開口的。」

「開口？哈哈哈哈哈，尼古拉，比得洛維齊！你想想看，不是說那尼姑做着那樣的醜臉去勾引卡馬佐夫嗎，真了不起。」

「屢屢開口我還以為是說着玩的呢，說來說去，後來不是竟說出給我縫內衣嗎。」

「但是（在所謂縫這事上沒有意味，）……。」副站

長對站長說明「這是涅格拉索夫『裝飾的女子與貧窮的女子』詩中的一句……喂，說下去罷，卡馬佐夫！」

卡馬佐夫繼續說。初時還是覺得自己受着強壓一般的心情，後來爲說謊的原故漸漸地興奮起來了。因爲在這時候，他已經相信虛僞是自己的利益。

他在說着的女人此時正在曠野裏臥着。她深入於麥海之中，彷彿十分難過一般倒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地橫着。太陽正晒在她的背中，她已不能再忍受這燃燒般的陽光了。於是她翻身仰着，用手掩着臉面，爲的遮住過明的碧空和碧空中閃閃地爍着的太陽。

爲羞辱所苦惱的她的周圍，麥穗沙沙地作響，幾千幾百的蟋蟀好像忙煞似的不絕地響。牠們的翅兒。這天特別的熱。她想迴憶所記的祈禱的文句，但記不起來了。在她的眼前，捉弄人的人們的醜臉在亂跳瞎舞中迴轉。她的耳聞到路加的中音，和如嘲似訴的角笛的聲音，而笑聲也在響着。不知爲着這些還是爲着暑熱，她的胸像被壓迫一般了。於是她解去上衣的釦子，也許她以爲把自己的身體投在太陽的光線裏呼吸合舒暢一點罷。太陽燒她的皮膚時，她的胸如痛如燒的感覺，彷彿內部被剝刺的一樣。她一壁

苦苦地呼吸，一壁時時喃喃祈禱的文句。

「上帝呀……請可憐我呀……。」可是除了麥穗沙沙的聲音和蟋蟀忙促的羽音之外，沒有任何答她的東西。她把頭抬到麥浪之上，上面走着的黃金的微波，和離車站稍遠的那邊凸起的打水機的黑鐵管以外，平原之上一無所有。而亞麗娜只自己一人在大地，在這大地的正中孤獨地橫着，想想覺得已經永遠沒有誰來顧念自己孤獨的悽苦了……誰都……永遠地。

到了黃昏她耳裏聞到

「喂，亞麗娜呀！亞麗修加呀！賤東西！……。」的喊聲。

一個聲音是路加的聲音，另一個是老兵的聲音。她還想聽第三個，可是終沒有聞到。這時她忍不住哭出來了，淚珠好像飛瀑一般流過她的痘花臉落在胸前。她哭了。爲的想鎮靜一下難堪的苦悶的胸燒，她的素裸的胸脯偎貼在乾燥溫暖的地上。她哭了又哭，於是靜默了。她鬚髯恐怕甚麼人聞到她的哭泣會禁止她一樣，勉強將號泣壓下去而靜默了。

不久入夜了，她連忙立起靜靜地向車站的方面走去。

到了車站建築物的地方，她背靠堆房的牆壁望着曠野立一會兒。貨物列車時時出現而又消去。在這當兒，她恰恰聽見老兵如何將她的恥辱當作故事講給搬運夫們聽，和搬運夫們用怎樣的聲音哄笑起來。是靜寂的月色……。笑聲遠遠散開在靜寂的曠野，那裏微微聞到汽笛的聲音。

「上帝呀，請可憐我呀……」她身體緊貼着牆壁嘆息了。可是這嘆息一點也不能減輕她胸中的痛苦。天明的時分，她很小心地登上車站的屋頂。在那裏，她用自已一向用來晒洗過的內衣的斷繩子自縊了。

過了兩天，亞麗娜的屍體由臭氣被發覺了。初時大家都吃驚，立刻追究誰是這事件的責任者。

副站長斷然證實說：

「卡馬佐夫是責任者」這時站長掌卡馬佐夫的嘴，以可怕的權威命令他別響。

這時候警察來查問的結果，纔明白這是亞麗娜為憂鬱症所苦的一回事……吩咐鐵路夫役將她的屍體抬到野地去埋掉。這事一完，車站又充滿原來的秩序和靜寂了。

站員們又為苦悶，無聊，無為，和炎熱所苦，嫉妬似的望着通過他們身邊的列車的後塵，繼續度一晝夜僅僅四

分鐘的生活，可是冬天一到，大雪紛飛，雪和風聲吹捲着小小的車站，可怕的呻吟與狂吼伴着淒厲雪暴掃蕩曠野的時候，站員們的生活便更加苦悶了。

跋佐夫的哲學

葉靈鳳譯

鐵木孚跋佐夫，費基加村的牧人，是一位有才幹而不隨時可遇見的人。她有一種神祕的權力，對於未來的事至少能有一點預測，他的才能不僅能照管羊羣馬匹和牲畜，他還能護衛他的同伴。他正是這村上的法官，各種家庭瑣碎的事都要來託他判決。又是一位用草莖和藤梗編物的能手，他能編出各種的盒子，架子，香燭盒子和旁的東西。他用顏色鮮耀的紙張作蓋子來裝飾他的草製物。

村上最重要的農夫們以一種極尊敬的态度談着他。“他是一位有極大智慧的農人，”他們這樣決斷的說。“他對於我們正是一個聰明的顧問。我們當他是我們的長官。”孩子和少年人看着他都帶一點敬畏和害怕的心理。他們喊他“鐵叔叔”。

因了他的公正，正義的精確，他的智慧和嚴肅，跋佐夫在村中的地位向來是被觀爲重要的。每一次村會第一個先到的總是他，而他總要待到最後一個才向大眾發言。他在不會仔細的將所有發表的意見都聽過了之後，他自己是向來不肯參加一點意見和討論的。當他還是大牧人的一個小助手的時候，有一天一匹牛角便觸進了他的大腿。還有，在他少年時代從軍的時候，他又折斷了幾根肋骨。因了這種種的損傷，他走路的時候使用一種很古怪的樣子來支配他體量的均衡。每走一步路，他似乎要向右側倒在地上，想用耳朵靠近地面去聽什麼；但是一刻他又似乎爲地面所拒絕，好像牠不情願回答他一樣。

他是健強活潑紫銅色的顏面，六十歲的年紀。他的雪白的牙齒一個不曾掉落。紅色的髮環從他厚密的頭髮上披下。他的頭髮似乎不是日漸變白，反是日漸變紅。他的頭髮是這樣的密，他能在冬天和夏天都不用帽子。

當他對牲畜說話的時候，他用高的粗魯的聲音。當他向人談話，他所用的便是緩慢的文雅的聲調，以便他們可以全副精神的聽着他。他確是一位真的哲學家。在他賣着他編的小玩藝中，他看見了一切的事，而且深湛的去思

索。時常，從早晨到夜晚，你可以在他的由裏看見他，這塊田是作山側籠在一株赤楊的樹蔭之下的。或者他便在叢樹外面忙着，罵着那些年少的牧人，一面停的從附近的堆上耙着乾草。

他有詩這樣問着自己：人們爲什麼要辯論和爭吵？」同時他又不費力的找着他自己問題的回答。「這是因爲人們在教導着一切的事情。自從文字發明了以來，辯論和爭吵便開始在書籍法律和人們之間活動。這就是這樣！譬如什麼人遞給我一看公文。好，我不能了解，這因爲我不認識字。或者譬如某某人是替牲畜醫病的，或者就是那什麼獸醫。好，我自己對於這種行業也有一點了解，可是我同這位獸醫談不來！爲什麼？這就是因爲他是從書上學得來的而我不是。是的，實在不錯。這就是這樣！」

我一面聽着他說一面觀察着他。他的長而尖銳的鼻子隱在紅色的鬍鬚叢中，晶明機巧的綠色眼睛便從這上面投出，這些眼睛都是很整齊的蝦蟆眼。他的嘴是看不見的。當他講話的時候，你便看見在他的鬍鬚裏有什麼東西動着，而他的冷的光亮的牙齒也可以窺見。在我的眼中，他簡直似乎是一個奇怪的異國人，像是一個德國人，他又像是

火車上的站長，或者什麼穿着制服手上有權力的一種人。當他是在下流野蠻的狀態中，我便能十分的了解他；可是當他用着正確的言語，我——在你與我之間，我便一點也不能了解。這時，他便好像來自一個地方，而我又是另一個，自然，我們大家便不能了解。同牧師在一起時也正是這樣。當他在教堂裏高聲講着禱告着的時候，你決不會了解他。在教堂裏，正好像在夢裏一樣。你雖心想去了解，但是怎樣能呢？至於講到學校裏的教師，那也是一樣的事。所有的孩子都厭惡學校，而他們每日所學的又是教他們繼續去厭惡。我們此刻所活着的這個世紀是多麼古怪！這幸虧孩子們大了以後能夠將大人們所教的事都一齊忘記。假若不是這樣，我恐怕就是農夫也要互相不能了解了。你看見麼？教訓與學問正是這世上一切壞事的根源。

有幾次我試着想用這些反面的理由來征服跋佐夫，使他承認他的錯誤，但是我從不曾勝利過。他在鬍鬚叢中眯着眼睛，一點不開口的聽着我講下去，許久許久都是這樣。他的臉上露出一種執拗的表現。然後，搖着他頑固的頭，他才說，“啊，我怎樣能回答你，天哪，因為這一切都是無用的。我不懂。休要說意思，就是你講的字我也聽不清

。你的話是多麼古怪！科學！我知道什麼科學？你說每個人都該知道怎樣去讀書，但是讀又始終讀不完！你雖然能寫下你所要寫的一切，但是你終不能澈底！這些要將我們往那裏引導？啊啊，呶，呶，呶！”

我分明知道這牧人是向我開玩笑，但是我不甘心讓過他。這使他很高興，於是他便漸漸的漸漸的就範了。可是，有一次在這樣的來往中，我終於像網球一般的被打了回來。

日落之後，他坐在他茅屋前的一張板凳上。在附近的池塘中，青蛙閣閣的叫着，我有時很仔細的聽着他所講的一切。

「就此動手罷！讓我們來清晰的講一下。大家都說，我們此刻所需要的是誠實人。我們怎樣去分別一個人的誠實不誠實呢？是的，假如他從來不偷過東西，假如他向窮人施捨，假如他能够盡心的瞻養家庭，我們便說這個人是誠實。這是誠實中最好的一種，他所知道的一切便是與他有關的法律，這就是，不要摸不是自己的東西，要保守是自己的東西。他所知道的便是這樣。他所學的也是這些。而我們的政府也是由這樣的人組合而成。這些人都是我們國

中的最有力者。德國人，法國人，土耳其人，他們都向這樣的人讓步。你自己大約也知道，外國人有很多次想來征服俄羅斯。有幾次他們一直到了莫斯科，但是每一次都讓我上面所講的那些人將他們送回家去了。這些劫掠者闖入者都簡易的像塵土一般在風中散開。他們的痕迹不會有一點存下。這些闖入的異國人每年每年的減少下去，而單純誠實的人則每年的增加起來。這些單純誠實的不久就要太多，我們便會弄得不知要怎樣處置他們才好。這就是這樣！」

「那麼，你的所謂誠實的人僅是一個不幸的半聰明的人麼？」

「與這些有什麼相干？一點也不是！」這樣過了好久，跋佐夫繼續着他的沉思。「無用，一切都是無用。一個人自己也不知道是爲什麼而喊着，但是他就爲這個就被捉去坐監了。像這樣不通的事，我知道的很多。有好幾次，那位老警察長向我說，你知道很多的事，跋佐夫，你的肩上確是生了一顆很好的頭。」於是我就深深的鞠躬，同時自己想着，「你才真是馱子！」他的妻子七年不生孩子，但是他仍像一匹餓狗釘着死屍一般的跟着她。這傢伙甚至

在她死的那年自己我也去死了。他們說他是憂鬱而死。他們說他是一位誠實的人。可是，他也有一件好事，這就是說，他有一匹馬。那確是一匹非常好的馬。我曾替牠醫過病，因此我不會不知道。牠有著極美的線條。你會說牠簡直是彫刻家彫的，

「在這一些誠實的人們中最有趣的要算我田主婦的兒子了。她自己的名字是叫俄嘉尼可內娜。我敢對你說，她確是一個好榜樣。她並沒有什麼教訓。她的丈夫撇下她到什麼外國去了。她生着一個高聳的鼻子，帶着眼鏡。這是用黑繩掛在一隻耳朵上的。她說她是醫生。我曾見她醫過一些人的病。她的一隻腳曾經在火裏燒了，於是，因了這個意外，她便比以前靜默起來。

「她的兒子，米滴亞，是我一位特別有小朋友。我們彼此都不曾多念過書。後來不久他出去讀書了，誰也不知道是到那裏去。我們好久不曾再看見他。有一天，我正在牧羊，他突然跑了出來，正在我坐在那裏用綠梗編成笛子的斜坡前面。他跑着前來，好像是從地下迸出的一樣。他問我認不認識他。他變長了，瘦而光禿，又帶上了眼鏡。他肩上擱着一張什麼網，背上又馱着一隻箱子，他的腿非

常的細，好像都是草的一樣。他捉蝴蝶，收集昆蟲和植物，好像是一位魔術家。他仍同往昔一樣的向我談話，將我視作僅是一個孩子一樣，他儘是問我認不認識他。我對他說，‘米滴亞，他們將你教成白痴了。我很慚愧想到你。’我那時已經結婚了。‘米滴亞，你做的什麼生意？’我問他。‘我做書，’他告訴我說。‘我寫關於動物的生活。’‘怪不得是這樣，’我說。‘很好，你得了很好的職務！’”

跋佐夫又有醉漢的一種好皮氣。農夫們便藉此利用他。有幾個請他幫助，旁的向他借錢。他給我一頂他自己的極好的草帽，又教我做他那種他編得非常巧妙的小玩藝。我也曾向他借錢，並且請他將他的小刀給我。

他的穎悟與聰明代替了書本上的學問。他警告旁人說蚊蟲能傳染疾病。“當心蚊蟲，”他忠告着。我從不曾嘲笑過他這種勸告，祇是像信他的話一般的做着。可是同時，我又詫異蚊蟲怎樣能使人生病。

在這時候，他漸漸有糊塗的表現了。他講着許多沒有結果不合邏輯的事。有些時候他會開始談到農民問題。“啊他們的命運真苦，”他會這般的說，而在他說着這話的時

候，祇要有人向他請求，他會將什麼東西都給這請求的人。確是，農夫們確是該幫助！他會給他們一百個羅布，假如他有這麼多的錢。

我一面這樣望着他，一面自己想道，「不錯，老東西，你雖然有眼鏡，可是看得仍不明白。你是非常的聰明靈巧，你的鞋子是好的，你的飲食是精美的，你的田地供給了你不少的資產。你不再需要什麼了，你才是馱子！」這樣，我便真發起怒來。

跋佐夫也染上了獵取各種昆蟲的習慣，我帶着他到儘我所能尋到的污泥的地方去。這地方都是浮沙。你必要小心提防，當心自己。假如牧人們不曾仔細的招呼着他們的羊羣，羊羣便要永別了。他們一定要沉下去。

當我將跋佐夫帶近這浮沙的時候，自然，他惱了起來。他是一個老牧人。他便皺着眉。用手指抓着鬍鬚。不安的自己哼着。有些時候他一直陷到了頸項。然後我們將他拖起來，他便脫下衣服攤在矮樹上去曬。有些時候我便低低的對我們一起的年誰牧人說，「尼各那、去將先生的褲子藏起來。」牧人們便將褲子藏起，於是在黃昏驅着羊羣返家的時候，先生祇好不穿褲子隨着一同回去。假如這天

恰是什麼節期，好婦人和姑娘們便都笑着走跋佐夫。

可是，後來弄得終不好。小尼各那的話太多，並且說這個小把戲是我首先想出的。我的老朋友聽見了這話便跑來看我，來罵我。他講得過多。後來竟弄得滿面通紅，幾乎要忍不住自己的眼淚。「你自己知道我向來對你是怎樣！你知道我受你比任何人都甚！」這樣講着他便走了。從這天起我們的會誼便不再存在。這事不久之後，他便生病，春天便死了。他所患的是肺癆。

這個人確是一個好人，但是好的什麼呢？計多富人都正是這樣。我們的境內有一位教師。他的名字是彼多亞歷山多費基。他讀書讀得這樣用功，後來他竟對年輕的人說，一切的不幸都是由於皇帝。沒有誰知道皇帝對他究竟做過怎樣的事。於是費加沙芬，他此刻是村長了，便進城到警察署告了這教師。警察賞了一塊金牌給費加作酬報，晚上便來拘捕教師。

在跋佐夫不曾去世之先，她那時儘是重復的發表他教育是無用的意見。他常是這樣說。「凡是這些教師，這些教育過了的靈魂，都令人不能忍受。健康的人們自己自然會了解一切。」有一天他向我作了一段很長的談話。

一位學得太多的人會有一種危險的。我不知過爲什麼是這樣，但是這是真的事。譬如我想一隻皮製的烟袋。假如我要你買一隻給我，我知道你會買來給我。這是因爲你是不措意金錢的。你有着很多。同你們這班有學問的人，一切的好處都倚在你們這偶然所有的金錢上面，這些你們得來是很容易的。當你想要什麼的時候，你講不出你要什麼，一半也講不出。可是我能完全知道我要的是什麼，我的意見是非常清晰的。」講到這裏，跋佐夫便閉上眼睛，頭仰到後面去，笑的時候便有一陣怪聲從他的鬍鬚中發出。然後他揉着眼睛又接下去：

「你剛才說了一些非常錯誤的事。你說地是圓而且動的。這話我以前已經聽見說過。哈哈，朋友，地球所以會動，不過是因了你們這樣拚命讀了書之後，你們自己的頭在動。你們在什麼地方都聲明地是動的。其實一點都不會動！這完全是謊話。地不會動的。誰也受不了這件事。」

跋佐夫含着一種勝利者的神氣。他將眼眼掉向着附近的池塘。「再來！你不會知道明天的天氣是怎樣，但是我知道明天會落雨，我怎樣會知道？什麼是落雨我預兆？你一點也不知道，我也不會告訴你！」他一面捲着一隻烟捲

，一面又驕傲的繼續說，「一個牧人總是能知道天氣是怎樣的。」

這晚跋佐夫使我很感到不快。我幾乎要厭惡他，這事之後我有好幾月不曾再見他。

不知是怎樣，我偶然知道跋佐夫有兩個姪兒。他們都是孤兒，跋佐夫正在爲他擔負教育的費用。一個叔加桑的獸醫學院學習，一個進弗萊德米學校。偶然在一家店裏遇見跋佐夫，我便向他說，「怎樣，鐵叔叔，你怎樣想起對我講那樣的話？你反對教育，可是你又使你的姪兒去讀書！」

他向我睨着他蝦蟆的眼睛回答道：「難道有什麼法律要逼我不得不講真話麼？假如你說了真話，你便反要受真話的罰。」說着他便笑了起來。

「這些姪兒都是我自己的，」他說道。「至於你，任是怎樣，仍不過是一個陌生人，而你又使我時常要想到飄泊的乞丐。至於我自己，我正同別人一樣的做法。我所注意的祇是我自己的興趣。我要我家裏的人去讀書。至於講到旁人，他們何必一定要受教育？你懂麼？這就是這樣！」他又將他沉重的手放在我的肩上。「你要知道，我並非一定

要幫助我兄弟的兒子，這不過因為我自己高興這樣做。假如他們的父親是富翁，你要猜想我或者會不顧他們。吃一隻香煙？」

我替他擦上火，並且以鼓勵的口氣回答他道，「不錯，鐵叔叔，你將我騙得很好。你會成一位大演員。」他似乎不高興這個，哼着道：「你總是喜歡用這樣的字！天哪，放出俄國人的口氣來！放出人的口氣來！你真像鄉下戲台上的小丑！」

一個人的誕生

梅 川 譯

時代是一千八百九十二年歉收的年份——地點在薩克黑姆與奧成豈里之間，與珂陀爾河相近，是很近海的一個地方，在飛沫的河流的愉快的淙淙聲間，海洋的沈重如雷的濤聲是清晰地聽得出的。

是秋天時候，野桂的葉在珂陀爾河的白色旋渦閃光如一羣銀色的小鮭魚。當坐在巖上俯視流河時，發生這一種思想，飄渺若無的，在一帶樹林之後的右方，海濱濤聲發出嘆息，在那裏海鷗鸕鷀噪叫着，原因是如我一樣牠們誤以落葉爲魚，使牠們常常失望。

在我頭上掛着金色的栗樹；我脚下堆着栗樹的落葉，如斬斷的人類的手掌；在對岸，角樹無皮的桤枝纏繞着，搖擺着，橙色的啄木鳥來往跳躍，如落葉之網，與一隊靈

動的山雀，藍色綠樹蟲(來自極化的)，以黑嘴輕敲樹皮，臙取昆蟲。

左方山頂鑲着有雨意的濃密之雲；這些雲影掠過山坡，坡上叢生着黃楊及一種特別的光的山毛櫸的殘幹，這從前幾乎使邦沛的軍隊崩散，奪去他的鐵步軍的脚力，因為他們豪飲麻醉的糖水及蜂蜜，蜂蜜等是野蜂從桂花及杜鵑花那裏採來的，旅客們仍集攏那空的蒂，搓成薄的細粉餅。

當時我也(受暴怒的蜂變根螫刺的痛苦之後)這樣做，是坐在栗樹下的石巖上的時候。把麵包向蜜罐裏漬，我就大嚼，當作早餐，同時玩着垂死的秋日懶懶的光。

在秋季時候高加索如大匠入建的華麗的教堂(大匠人常是大罪人)在自覺的窺探的眼睛之中隱藏他們的過去。這教堂是一種無形的金玉翡翠的大廈，把歇密及薩瑪更達的土耳其職工所繡的珍貴的地氈投在四圍小山上，內堆着為娛悅太陽而從世間各處收來的東西。是的，似乎人們尋求對太陽講話：『這裏一切都是你的。爲了你人民把這些取來的』

是的，我靈魂看見長鬚灰髮的超人，有快樂的孩子的

圓眼睛，從山上下來，以純粹的萬花鏡樣的寶物播撒於地上，以大塊銀片蓋於山頂，下層則飾以樹的活網。是的，我看那些東西佈置這地方，謝謝他們的工作，直到這個地的恩賜的一塊地方變成意料之外的美麗。

做人是什麼特權！多麼多對眼睛的奇異的交換——美麗的賜予怎樣的使心跳，以幾乎是痛苦的過度的快樂！

雖然有幾種情形當生命似乎堅難時候，胸中覺得充滿着可怕的怨恨，悲哀乾枯心血，予心血燥渴，這不是使我們永久的心意。因為有時連太陽也可以覺得悲哀，倘是他思及人們，知道，不問他為他們盡力，他們的回報却很少努力。……

否，這不是良好的人缺乏。這是他們必須磨練——仍是更好的，成一個新的。

☆ ☆ ☆ ☆ ☆ ☆

突然在我左方一叢矮樹之後，一隊黑頭接觸我的視線，在洶湧的波濤與流水的潺潺聲中，我聽見人類之音，從一隊「飢民」發出來的聲音，或是從薩克黑姆到奧成豈里以建設方法在本地路上找工作的人。

這些說話人我知看是從奧爾洛夫省來的移民。我之知

道他們是因爲我最近和這一隊中的男人們同在工作，剛在昨日離開他們，爲了我可以比他們早些動身，走了一夜之後，在太陽從海中上升時候歡迎他。

這一隊中有四個男人一個女人——女人是一個少婦，有高的顴骨，明明白白懷胎膨大的樣子，一雙灰藍的眼注視他們，覺悟的凝視。立刻她的頭及黃肩巾正在矮樹之頂；當我細看時候，這正如向日葵在風中左右搖擺，我想起她是一個婦人，她丈夫在薩克黑姆因過食水菓已死了——這事我是從工人收容所那裏得知的，工人收容所我們也佔一部，這些人遵守俄羅斯舊習慣以他們整個的困難付與新來的人，他們以這樣的智慧的聲音來表演，怨聲在五里周圍地方必能聽到的。

我和這些流離顛沛的人們講話，這些人被壓在不幸之下，不幸把他們從他們的窮瘠財竭的地方連根拔起，離散他們如秋葉般，他們向着高加索來，那裏自然的繁茂，但不親熱的樣子使他們昏迷，以工作苦難的情形飲他們勇氣最後之力；當我這些可憐的人談話的時候，我看見他們以笨重，煩惱，沮喪的眼睛互相環顧，聽見他們互相柔和地說，並以矜憐的微笑：

『怎樣一個地方！』

『唉，是那樣的！——一個使人出汗的地方！』

『是和石頭一樣硬！』

『唉，一個可惡的地方！』

他們講着故鄉常臨的地方而去了，那裏每一握土表示給他們他們祖宗的遺灰，每一粒穀是他們額上之汗所灌溉的，總於攻擊這些回想。

在昔，加入隊中的有一個婦人，她身高而無曲線，胸平如板，牙骨如馬，她呆笨而斜視的黑眼的一瞟有如閃光而冒煙之火。

每黃昏這個婦人照例的和黃肩巾的婦人到收容所外，坐在一堆廢物上，頤支於手掌上，側着頭、以高而急的音唱：

墳場的牆後，
有可愛的綠樹，
我舖放在沙上
殮衣白如雪。
在不久之後
在敬崇我心之前，

吾主與上帝，
將給我殊恩。

常常她的同伴，黃肩巾的婦人，頭前垂，眼注定在腹上，還是靜默；但不常的意外的她以農人般粗而迂緩之音，用嗚咽的疊韻歌唱：

啊，我的愛人，我的情人，
這些眼睛永不能再見你了！

在南方夜的隱藏的黑暗中，這些聲音永不能使我不想道北方雪地的荒原，冰冷的哀哭的暴風，遠的不見的猿的嗥哮。

久之，斜眼的婦人患寒熱病了，以病車載向城裏去當她睡在病車裏寒顫呻吟的時候，她似乎仍在唱墳場沙土的小曲。

☆ ☆ ☆ ☆ ☆ ☆

用黃肩巾的起立，消失不見了。

我吃完了早餐，用幾片葉包了蜜罐，縛住了蓋，於是懶懶地再走路，隨於他們之後，我的黑茨樹棒我走着敲着硬的路。

路在望了，灰色的，狹的一條在我前，我的右方不靜

的藍黑的海如有千數不見的木匠在不絕的工作的音調；風勢是這樣的合拍如健康的婦人的潮溼，甜蜜，溫暖的呼吸，使永在努力的波浪驅向海灘。在滿張的風帆之下傾向着左舷，一隻土耳其的船掠向薩克黑姆而去；當她前進着，使我想到了城中一個傲慢的工程師，他常常吹脹着兩頰說話：『你，靜，否則我把你鎖起來！』這個因為種種原因，身體極衰弱；我十分高興想到現在墳場的蟲已把他消耗完了，成爲一副骨骼。那是必然麼我別的友人要一樣地接受這仁慈的優禮！

走路證明是極便當的工作，因為我似乎浮在空中，一羣愉快的思想，各種的回憶，在我胸中柔和地不絕地唱——一曲和曲像白人的大浪在規律中起伏，一若在柔和，平安的深淵中啟示青年的光明婉轉的希望，如許多銀色的魚養育在海洋的胸中。

突然地，灣向海的時候，路已轉了一半，環着沙灘的一條，沙灘上浪急急地滾轉。在那地方，即矮樹也似乎有心看浪，這樣心急地橫傾在一條帶似的路上，向着碧藍大洋點頭，但從山上吹來一陣有雨意的風。

但是聽喲！從業樹間發出一個低的呻吟——這聲音來戟刺，感動靈魂使應合地戰慄是不會不能的！

闖開樹葉，我看見黃肩巾的女人。背倚着榛樹幹坐着，她頭深深地縮在兩肩中，她嘴可怕地張開，她眼睛散漫地睜着，她手抱着膨脹的腹，以不自然的奮興呼吸着，她腹部震動的痙攣地起伏。當其時從她喉間發出呻吟，這有時使她黃色的牙顯露如一隻狼的那樣。

『什麼事？』當我俯視她時我說。『有人毆打你麼？』唯一的結果是，一雙赤足在沙上如一隻蠅般亂攪，她搖搖無力的手，且喘氣：

『走開，壞東西！你走開！』

於是我明白是什麼事情，因為我從前曾看見過同樣的事情。雖然當時一種怕羞的感覺使我慢慢地離開她：但當我這樣做，她發出一個拖長的呻吟，且她的幾乎爆裂的眼珠流出熱的，朦朧的眼淚；沿着她緊張的青白的臉緩緩流下來。

我隨即又轉向她，放下燒壺，茶壺，旅囊，使她仰臥着盡力，把她兩腿如她身體的方向向上屈，其時她想打我臉打我胸部拒絕我，終於轉了向，她腹部向下了。於是，四肢把她身體抬起，她，在一呼吸間嗚咽，喘氣，咀咒，

如一隻熊般爬向叢林更遠處。

『壞蛋！』她喘氣。『啊，你惡魔！』

雖是她嘴唇說出這些話，她兩臂退在身下，她兩腿伸直倒下，口中發出一串新的震動的呻吟。

現在激發到怒的聲音，我急忙地記起我的這類情形的小智囊，終於決定把她轉過來使仰臥，如前地，盡力把她兩腿如她身體方向向上屈。生產臨近的預兆是已有了。

『靜躺着，』我說，『倘若你那樣做，不久小孩就可產生的。』

於是，跑向海邊，我捲起兩袖，於是，回來，從事於產婆的職務。

她以手指畫着泥土，拔起滿把的枯草，掙扎着投入口裏，把泥土向她可怕的，兇暴的臉上及充血的眼裏撒，這婦人如一條赤楊在火力扭。實在的，這時候一個小頭是已看見了，這必須盡我力去壓制她兩腿的抽動，幫助產生嬰孩出來，且要阻止做母親的把草塞下她扭着的，喘氣的喉嚨。當其時我們互相咀咒：她以她牙齒，我則以低聲：她，我可以推度，已不覺痛苦與羞恥，我，我覺得確實的，出乎知覺之外，混合着完全哀憐的苦楚。

『呵上帝！』她喘息，藍色的唇黏着白沫，那時她眼睛（突然地在陽光中失去神色）流下同爲母親的職責的不能忍受的痛苦的眼淚，她身體扭着拗着有如她骨架已在中間截斷。

『走開，你殘忍的人！』是她常常再三的叫喊，當她以她無力的手，手似乎與腕已脫節，用力推我開。但我始終勸說：『你無知的東西！快盡你力用力！』事實上我覺得爲她不安，使眼淚斷續地從我眼中如從她眼中一樣多迸出，我這個心結了悲哀。我仍不停止覺得我應該斷續說話：所以我重說，再重說：『此刻是其時了！快不斷盡你力用力！』

☆ ☆ ☆ ☆ ☆ ☆

終於我的兩手真正地捧了一個有她完全的原有美麗的人類的動物。卽是眼淚的朦朧也不能阻我看見那個人類的動物有紅的臉，從牠老踢着，反抗着，悲啼着的樣子（臍帶仍聯着牠母親的時候）知道牠衝入這世界覺到不滿足。是的，藍的眼睛，還有鼻深藏在一對紅的皺的面頰及嘴唇間，嘴唇不停地顫，縮，牠還是叫：『啊！啊！啊！啊！啊！啊！』

而且，當我跪下看牠，又因為牠已平安地產下覺得安慰而微笑時候，牠是這麼滑，我走近讓牠落在地上，所以完全地忘却我應當再怎樣做。

『割斷牠！』最後這母親閉着眼低語，但容貌突然地浮腫如一個屍首那樣的。

『小刀！』她的無色的唇又低語。『割斷牠！』

我所有的小刀已在工人收容所去了；但我以我牙齒咬斷胎膜了。於是這嬰孩又發出新的真奧爾洛維安式的聲音，當時這母親笑了。在別種奇怪的樣子裏母親的玄妙的眼睛又得到神氣了，變為如充滿藍色的火，以一隻手深入她緊身，尋那袋，她以生硬帶血的唇說話：

『我沒有一條帶或一片布來縛這胎膜。』

對於那事我設法弄一條帶來縛在相當地方。

於是她比前更光明地微笑了。她這樣光明地微笑使我眼睛幾乎爲了這奇觀而眼花。

『現在調理你了，』我說；『我去洗這嬰孩。』

『是的，是的，』她不安地低語。『但是對他要十分小心的要十分輕輕的。』十分的小心這個玫瑰色的小嬰兒似乎是必須的，他這樣奮興地握着拳且叫喊，似乎他有意

向全世界挑戰。

『來，現在！』最後我說。『你必須做的，否則你的頭將昏昏沉迷的。』

他覺得海浪的接觸，開始被歡樂的撫抱洗濯之後不久，他比前更高更厲害地啼哭，繼續用拍背拍胸的手術，他蹙着眉，掙扎，一聲一聲的叫哭，當時浪洗濯他纖小的四肢。

『你叫，奧爾洛夫的青年！』我慫恿地說。『以你肺的全力量去運動！』

那樣的我把他還他母親。我看見她閉着眼，嘴唇吸入齒間，似乎因為生產後放逐的苦痛她扭轉着。但立刻因為呻吟和嘆息我聽出這樣低語『把他給我！把他給我！』

『你最好等一忽兒，』我勉強說。

『呵不要！現在就把他給我！』

她以顫抖的不穩固的手放下她緊身的胸襟，解放（賴我的幫助）胸部，這是自然預備給最少十二個嬰兒的，把噪鬧的奧爾洛夫的青年按上乳頭。講到他，他立刻明白，於是不再悲啼了。

『呵貞潔神聖的上帝的母親！』她發出一個拖長，顫

慄的嘆息，當她把一個蓬髮的頭俯向小孩的時候，在靜寂中，奮起發出柔的突然的呼喊。於是，睜開她微妙，美麗，藍色的眼睛，一個母親的神聖的眼睛，她抬起這眼睛向青蒼的天，其時在眼的深處有愉快與感謝的火焰來往着。後來，舉起一只無力的手，她以遲緩的動作在她自己與她孩兒之前，畫十字的記號。

『謝謝你，呵最貞潔的上帝的母親！』她喃喃低語。
『真正謝謝你！』

於是她眼睛又漸模糊散漫，一霎時之後（當那時她似乎並未呼吸）她以粗率乏味的音調說：

『年青的人，請解開我的小袋。』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她不絕的以注定的眼凝視看我；但當事完畢之後，她怕羞地微笑，在她下陷的頰上玷汗的鬢角現出面紅的影。

『現在，』她說，『請你走開些。』

『倘我就這樣，要知道當這時候你不要動得太多。』

『是的，我不會的。但請走開些。』

所以我退了一些。在我心中潛伏着一種疲倦，但在我心中也有一個柔和的光榮的鳥的和曲反響着，一個這樣美

妙的和諧，和永不停止的海的激撞，那永遠我能聽見的，及鄰近的溪澗，牠沿着牠的流潺潺作聲如一個少女和她情人密談。

立刻這婦人的黃肩巾蓋着的頭（肩巾現在已整潔地調濕過了）又出現在矮樹上。

『來，來，良善的婦人！』是我的叫喊。『我告訴你你必不可這麼快就動的。』

自然她的形容現在是一個極柔弱的，她已衝過去以一手握住樹幹以支持她身體。其時血在她臉上消失了，那裏成爲空滿，她眼睛已是兩隻藍色的湖了。

『看啲，他怎樣睡着！』她喃喃說。

確實的，這嬰孩已酣睡了，雖然在我的眼中的他看過去和別的嬰孩也許是一樣，除非他隱匿的秋葉的蔭是一種在奧爾洛夫遠遠的林中沒有發見過的葉。

『現在，你去躺一忽兒，』是我的勸告。

『啊，不要，』她搖一搖在扭屈的頸上的她的頭且回答；『因爲在我動身之前我必須收集攏我的東西。』

『動身到奧成豈里去？』

『是的。現在我的同伴向那一面已走了不少路了。』

『你能走這麼遠麼？』

『神聖的母親會助我的。』

是的，她是在上帝的母親的隊中走路。所以在這點上不必多講了。

又睜視在樹下的纖小，原始的臉，她眼睛放出溫暖之光，和善照着，當她舐着她嘴唇，以滯緩的動作撫摩這小孩兒的胸部。

於是我收集小梗生火。又安排石塊架壺。

『立刻我做茶給你，』我提起說。

『我真正應該謝謝你，』她回答，『因為我胸中很乾枯。』

『爲什麼你的同伴遺落你？』我其次說。

『他們沒有遺落我。這是我自己意思離開他們的。我怎能在他們前赤裸我身體？』

於是睜我一眼她起一隻手在她臉上，其時，吐出一塊凝血，她一種怕羞的微笑笑了。

『這個是你的頭一個孩子，我抱下的？』

『牠是……你是誰？』

『一個人。』

『是的，一個人，自然：但是你結婚過的人麼？』

『沒有，我永沒有能力來結婚。』

『那不會是真的。』

『爲什麼不會？』

眼睛下垂她坐了一忽兒在想。

『因爲，倘是這樣，怎麼關於女人的事你知道這麼多？』

這時候我說謊了，因爲我回答：

『因爲這些都曾經是我的課程。實在我是個醫學生。』

『呀！我們的牧師的兒子也是一個學生，但是一個爲教堂的學生』

『很好，因此你知我是什麼了。現在我去取些水來。』

這樣她把頭歪向她兒子，聽他的呼吸一忽兒。於是她向海一看說：

『我也想洗一個浴，但我不知道這水像什麼。什麼？稍微的鹹還是鹹的？』

『否；完全是清水——於你洗浴適宜的。』

『是真的麼？』

『是，真的。而且，這比近這裏的河水暖，河水是冰

冷的。」

「呀！好的，你知道一切。」

這裏看見一鬆毛的耳的小馬，只有皮與骨，走近我們離一步地方。顫動着垂着頭，牠細看我們，當並列時候，牠有一隻圓的黑眼，還打着鼻息。牠的乘者把一頂濫樓皮帽推後，向我們一方提防地看，又垂下他的頭。

「這些地方的人民考察起來是醜惡的」從奧爾洛夫來的婦人柔和地批評。

那時我爲了取些水離開。等我洗了臉，手之後我自如
水銀般光亮流動的河流中裝滿這壺（一條河表示，如秋葉在旋水中飄蕩，這旋水跳着唱着走過石巖，一個實在迷魂的奇觀），回來，自樹間窺視，看見這婦人按着手，膝爬過石巖，急切地在回顧，如在找尋東西。

「這什麼？」我問；於是，臉上因爲怕羞立即變爲灰色，她即把一些東西藏於身下，雖然我已猜到這東西。

「把這給我，」這是我唯一的話。「我去葬牠。」

「怎可這樣？因爲，事實上，這應該葬在火爐之前的地板下的。」

「我們不是想在這裏築一隻火爐——五分鐘就築成麼

？』我答辯。

『呀，我是說笑話。不過真的我不願把這葬於此，恐怕野獸會來吞食。……但這應該只能托之於土了。』

那樣說着，她，轉視別方，給我一束溼的，重的：當她這樣做她以怕羞的音調低聲說：

『我懇求你爲了基督把這盡你力好好地深深地去葬。如我所叮囑的出乎愛憐我兒子之外。』

我如她請求去做；剛這事完畢我看見她正從海灘那方不穩固地搖擺回來，一隻手臂伸在身前，裙一半浸在海水裏。但她的臉全被心靈的火光耀，當我援助她重回到我放樹梗的地方我不能不驚奇地感到：

『真的她是多麼強健！』

次之，當我們喝甜茶的時候，她問：

『你現在已不是一個學生了麼？』

『是的。』

『爲什麼？爲了酒飲了太多麼？』

『是這樣，良善的母親。』

『悲哀啞！啊，你臉我是熟悉的。是的，我記得了我在薩克黑姆看見你的，那時你有一次和工頭爭論口糧。當

時我發生一種感想：「自然那個勇敢的青年必把進款去喝酒了？是的，怎樣這必是的。」』

於是她從她浮腫的嘴唇上舐了一點蜂蜜，她又回過她藍色的眼睛向林中，在樹下臥一個新生的睡熟的奧爾洛夫人。

『他將怎樣生活呢？』她深深地一嘆，沉思地說——於是再對我說下去：

『你援助我過，我感謝你。是的，我的感謝是你的，雖然我不能說你的援助是不是對他的。』

於是，她喝了剩的茶，吃了一塊麵包，畫了十字，後來，當我收集我的東西時候，她繼續前後搖擺她身體，表示要動身，沉思地看地，她眼睛又回到原來的神色了。終於她起立了。

『你還是不要去？』我反對地問。

『否，我必須去的。』

『但——』

『賜論的聖母會同我去的。所以請你把孩兒給我。』

『否，我會抱他的。』

爲了例規而爭論之後，她承認了，於是我們就並肩而

行。

『我只希望我腳上再穩固一些，』當她把一手放在我肩上時候她求情地一笑說。

當其時這俄羅斯新國民，一個未知將來的小人兒，在我懷中酣睡，那時海正在激撞，喃喃，且丟開她的泡沫，樹林互相低語，太陽（正在中間）光明地照着我們。

在平靜之中我們走着；除非有時母親停下，呼一個深呼吸，抬起她的頭，看海，看樹林，看山，窺視她兒子的臉。當她這樣做時即受苦的眼淚所生的霧不能模糊她眼睛奇異的光明澄清。因為她眼中冒出不竭的愛的陰沉的火。

有一次她停下，她喊：

『呵上帝，呵上帝的母親，這一切是多麼好！也許我能永遠這樣走，是的，走，走到世界的盡頭！一切我所必須也許是你，我的兒子，我親愛的兒子，靠着母親的胸懷，應該長大強壯起來！』

海喃喃響又喃喃響。

一個秋夜

梅 川 譯

曾經有一次秋天時候，我的景況正是不快樂，而且不方便。在城裏，那地方我剛到；我不認識一個人，我發見我衣袋裏沒有一個銅幣，並且沒有宿處。

前幾天已經將我的衣服都賣掉了，沒有這東西也還可以幹下去，我從城裏到叫作意司太的地方來，這裡都是輪船埠頭——在能够航行的時候是喧嘩，辛苦的生命吵鬧的地方，但現在是寂寞荒涼了，因為已是十月末日了。

我的脚爬着溼沙，執迷地帶着在沙裏發見無論什麼食物底零碎的希望檢查着，我在荒涼的房屋和棧房間徘徊。暗想得到一頓飽餐是多麼好呢。

在我們現代的文化情形下，精神底飢餓比身體底肌餓容易滿足。你在街道上徘徊，你被外觀不壞的房屋包圍着，而且——你可以放心地說——裏面不會怎樣惡劣地布置

着的，這些景象可以鼓舞起你心中關於建築，衛生，以及其他許多聰明的，誇大的問題的觀念。你可以遇見熱情地雅致地裝飾着的人——都很有禮貌，情感地離你而去，不希望惡意地注意你有在底悲哀的事實。好的，好的，一個飢餓的人底精神常常比美食的人的精神容易安慰；容易康健；那裏你有機會你可以引出一個偏袒粗食的很巧妙的結論。

黃昏近了，雨正下着，北風猛烈地吹着。還在空屋裏店舖裏呼嘯，吹入旅館塗粉的玻璃窗，將喧囂地拍着沙灘的河中底微波打成泡沫，將他們底白帽拋在高處，前後地跑到遠方，爭先地互相跳過雙肩。似乎河也覺得冬之接近。無意地想逃出冰底桎梏，這是北風很可以正在那一夜使她結成的。天是陰而黑：不歇地降下很難見的雨點，在自然中的悲慘的情調包圍着我，因兩株撞壞的殘缺楊柳和一隻船底朝上繫在樹根的船而更甚了。

顛倒而船骨已經損壞的船和可憐的老樹，被冷風殘虐青——一切包圍我的是破敗，乏味和死亡，天流着不乾的淚……周圍的一切是荒蕪而淒慘……似乎一切都已死亡，剩我獨自活着，而且一個冷的死亡仍在等候我。

我已是十八歲了——可寶貴的時候！

我踏着溼沙走着走着，我已經寒顫的牙齒因為飢寒而更加戰抖，我細細地在一隻空籃旁尋些東西吃的時候，突然我在籃旁看見一個蹲在地上，著女人衣服的人，衣已被雨所溼，緊緊抱着低屈的雙肩。仔細看她，我看她在做什麼。看見她用她的手在沙上掘一條小溝——在一隻籃下開掘。

『你爲什麼在那樣做的？』我問，隨在她的身旁蹲下

她輕輕驚喊一聲。立刻站起了。於是她站在那里注視我，睜大的灰色眼睛充滿着恐怖，我知道是和我一樣年紀的姑娘，有不幸地被三粒大的藍色的痣裝飾着的快樂的臉。這毀壞了她，雖然這些藍色的痣很均勻地分散着，一個一次：都是一樣大小——兩個在眼下，一個大些剛在鼻梁之上的前額。這平勻明明地是藝術家底工作，慣於毀壞人類的容貌底事的。

這姑娘注視我，於是在她眼中的恐怖漸漸消滅……她拭去手上的沙，整理她棉的兜帽，畏縮着，於是說：

『我想你也是要些東西吃罷？去掘去！我的手是酸了

。在那邊』——她向屋子那邊點頭——『那邊有麵包，一定的……還有臘腸……那鋪子還做生意。』

我動手掘。她注視我，等候不久之後，她在我身旁坐下來幫助我了。

我們在靜默中工作。我不能說那時候我是否想到刑法，道德，主人，以及其他一切。關於一個人應該每秒鐘想到自己的生命，這是許多有經驗的人底意見。希望保住能盡力接近真實，我必須明白地自認我是這樣專心從事於在籃下掘沙，使我完全忘記其他的一切，只有這件事：那籃裏能有什麼呢？

黃昏更近了。灰色的，發霉的，冷的霧更濃更濃的包圍我們。浪比早先更其沈重怒號，雨滴在那籃的板上更響更緊。有幾處巡夜的人已經開始打鼓了。

『掘到了底沒有？』我的助手柔和地問。我不明白她講的是什麼，我仍舊不說。

『我說，籃底掘到了麼？若是到了，我們掘了沒有結果。這裏我們掘了一條溝，雖然，我們可以遇見沒有什麼，只有硬板。我們怎樣把硬板拿去呢？不如打碎這個鬧；這是討厭的鬧。』

好意見是很少會到女人的頭裏來的，但是，如你所知道，有時也會到的。我常常估計好意見。常常想儘量利用牠。

掘到了開之後，我用力一拖，整個掘去了。我的同黨立即伏下，如大蛇般蟠入籃的大開的四角的蓋內，她在這里讚賞地很低的叫我：

『你是個大丈夫！』

在這時候從一個女人那里得到些微的稱讚，比從一個男人那里得到整個的稱頌還親熱，即使他比古今一切雄辯的人放在一起更善於措辭。於是，雖然，我不如現在般被柔順地擺佈，不注意我的同伴的獎辭，我簡單地殷勤地問她：

『有些東西麼？』

以單一的音調，她開始計數我們的發見。

『一籃瓶——厚的皮——一頂小日傘——一隻鐵桶。』

這些都不能吃的。我覺得我的希望消滅了……但是突然地她愉快地喊：

『阿！這里是了！』

『什麼？』

麵包……一塊……只這是軟的……拿去！』

一塊落在我腳旁，於是她自己，我的勇敢的同伴。我已經咬了一口。塞入嘴內，細細地嚼……

『來，再給我一些！……我們萬不可住在這裡……我們到那里去呢？』她查考地看看各處……是黑暗，潮溼，喧囂。

『看！那邊是一隻顛倒的船……我們到那邊去。』

『我們去！』於是我們起行，我們走着吃着戰利品，大塊塞在我們的嘴裏——雨下得更兇了，河怒號着：從幾處回響着延長的戲效的呼嘯——正似乎有偉大的人，他不怕人，戲笑人間的建設；沿着牠們這可怕的秋風及牠的英雄的我們。這呼嘯使我的心痛苦地急跳，不顧這些，我快樂地吃着，因為這關係，在我左邊走着的姑娘和我保住一樣的步伐。

『他們叫你什麼？』我問她——我不知道爲什麼。

『那泰沙，』她短促地回答，大聲地嚼着。

我注視她。我心痛苦；於是我注視身前的霧，似乎我底運命之神底敵視的容貌曖昧地冷冷地對着我笑。

雨不絕地鞭撻着小船的船骨，牠的柔弱的淅瀝引出悲

哀的思想，風呼嘯着有如經過裂口吹入船的撞壞的底，裂口那里的鬆的圍板互相敲着——一個煩惱而抑鬱的音調。河中的浪拍着岸，這樣單調地失望地響，正如在告訴有些是不可忍耐的慘淡陰沈，這使牠們成爲絕對的可憎，有些，牠們想逃走。但是被強迫着講些相同的事。雨聲夾雜着激拍聲，一個拖長的歎息似乎浮在顛倒的船上——地底無盡的勞苦的歎息，被永久的變換所損害，疲乏，從光亮的溫暖的夏到冷的多霧的潮溼的秋。風繼續地吹過荒涼的溼岸，暴怒的河——吹着唱着悽慘的歌……

你們的地位在船的庇蔭之下是絕對地不舒服；地方是狹小潮溼，冷的微細的雨點穿過破敗的船底滴下；暴怒的風刺了進來。我們靜默地坐着。更因寒冷而戰慄。我記得我是要睡了。那泰沙背靠在船殼上，將身子捲成一個圓球，她兩手抱着兩膝，將面龐支在膝上，她睜大着眼頑固地注視河；在她臉上沒有血色的部分兩眼似乎是無邊的，因爲藍色的痣正在其下。她尙未移動過，這不動和靜默——我覺得的——漸漸使我發生對於我的鄰人的恐怖。我要和她談話，但我不知道怎麼開頭。

這是她說的。

『生命是一件怎地可詛咒的事！』她坦白地淡然地喊出，以一個自信極深的音調。

但這不是怨恨。這些話裏對怨恨是太漠然了。這個簡單的靈魂照她所明瞭的思想——思想，開始造成某一個結論，就是她高聲表現的，且我也不能反駁，怕我自己矛盾。所以我靜默，她，似乎她沒有顧到我，還是坐在那里不動。

『即使我們鬥氣……於是什麼……？』那泰沙又開始了，這時候寂靜，癡思，在她言語間仍沒有怨恨的音調。是坦白的，這個人在她對於生命的回想的次序中推及她自己的事情，而終於深信，爲了要從生命的譏笑保住她自己，她不立在做其他一切事情的地位上，而只是簡單地『鬥氣』——用她自己的字句。

這思想底路塗底明白對我是不不能表現的悲哀與痛苦，我覺得我再靜下去我真是要暗泣了……在女人之前竟這樣是羞恥的，尤其是她並不哭泣。我決定和妯談話。

『這是誰，欺侮你的？』我問。因爲當時我想不出更聰明些的或更文雅些的。

『都是巴綏卡，』她以慘淡的，清楚的音調回答。

『但他是誰呢？』

『我的情人！——他是個面包師。』

『他常常打你麼？』

『他酒醉時候他要打我……常常！』

突然地，向着我，她開始講論她自己，巴綏卡和他們互相的關係。他是個有紅鬍子的面包師，六絃琴彈得很好。他來看她，大大地使她快樂，因為他是個快樂的青年，穿着精緻的清潔的衣服。他有一件外衣值五十盧布，還有有套的皮靴。因為這些原因她就愛他了，於是他就變爲『中選的人』了。他變爲中選的人以後，他就設法取去她所蓄的錢，這是她的朋友給她買糖果的，他就用這錢去飲酒，他回來就動武打她；但那是不要緊的，倘若她不看見他再去追逐別的女人。

『現在，那不是侮辱麼？我不比別人醜。自然那意思是他在笑我，這流氓。前天我向主母請一些時候假到外面去，到他那里去，到他那里去，那里我看見定謨卞坐在他身旁喝酒。他也已經半醉了。我說，「你下流的，你！」於是他給我很很一頓打。他踢我，牽了我頭髮拖。但到日後那不要緊的。他毀壞了我一切所有的——弄我到現在這

樣。我怎能到主母跟前去呢？他毀壞了一切……我的外衣，我的短衫——這正是一件新的；我費了五元錢買的……且撕破我頭上的頭巾……阿，上帝！現在我將變爲什麼呢？』她突然地以悲哀的用力的聲音悲泣了。

風怒號着，變爲更冷更吵鬧了……我的牙齒又開始打戰了，她，緊擠着想避免寒冷，盡力的向我擠，所以我在黑暗中能看見她眼睛的發光。

『你們男人們是多麼罪惡！我把你們都拋到爐子裏去燒掉；把你們割成碎片。倘若你們中無論那一個要死了，我要唾他的臉，一些也不可憐他。卑鄙人！你們阿諛引誘，你們如畏縮的狗的搖尾，我們笨人把我們自己給你們，一切都給你！立刻你們把我們踏在脚下。……可悲的遊惰的人！』

她反復地詛咒我們，然而並非認識的，並無惡意的，沒有怨恨的，在她對於可悲的遊惰的人的詛咒中，這是我聽得出的，她說話的音調和所說的事實是不相符合的，因爲這是很靜了，所以她聲音的調子是恐怖地可憐。

一切這些對於我有比最雄辯的和最使人相信的悲觀書

籍，演說更利害的印象，我曾看過許多好的這一類的書，而且到現在仍在看。你知道，這是因為一個將死的人的痛苦比最詳細，最生動的死的描寫更自然，更利害。

我覺得真不幸——從寒冷而得的比從我的鄰人的話而得的更其多。我微微地呻吟，並且抖動我的牙齒。

幾乎同時我覺得兩隻纖細的手臂在我身上——一隻觸着我的頭頸，一隻放在我臉上——同時一種慇懃的，溫和的，友誼的聲音發出問話：

『你有什麼不舒服？』

我幾乎以為別一人問我這話，不是那泰沙，她剛才說一切男人們的都是下流的，且希望他們的死亡。但正是她，她又很快地，急急地說了。

『噯，你有什麼不舒服？你冷麼？你凍僵麼？唉，你是個什麼，坐在這裡這樣靜默像一隻小貓頭鷹！為什麼，你早應當告訴我你是冷了。來……睡在地上……伸開你身體，我將睡……那里！那怎樣？你手臂繞着我？……再緊些！那怎樣？你現在就可以暖了……於是我們再背對背睡。夜是將這樣飛速地過去，看倘若牠也許不是。我說……你也喝酒麼？……噯，離開你地方？……這不要緊的。』

她安慰我……她鼓勵我。

我絕對可以被詛咒！在這件唯一的事實上對我是一個什麼諷刺底世界！去想！這是我，在這時候嚴重地從事於人道的運命，想到重新組織社會制度，想到政治的革命，讀各種過於聰明的書籍，牠們的不可推測的深奧自然地被牠們作者弄得不可推測的——在這時候。我說，我以我的全力想把我造成『一個極有力的，活動的，社會的力量』即使對我似乎我已一部分達到我的目的；無論怎樣，在這時候，在對我自己的理想，至於我要承認我有生存的專利，所以我有必須的偉大應當保存我的生命，我簡直應該在其中佔一個大的歷史的地位。而且現在一個女人以她的身體使我暖，一個不幸的，損壞的，被窘迫的生物，她生命沒有地位沒有價值，我沒有想到幫助她，到她以她自己幫助我，我實在不知道怎樣助她，即使這思想我已經發現了。

阿！我正將想這全在夢境所遇到的一切——在一個悵然的悽慘的夢境中。

但是，噢！想到那樣是不能的，因為冷的雨點正滴在我身上，女人是緊緊壓着我，她的熱的氣息正吹着我的臉

，——雖有微微的麥酒的香氣——這於我很好。風發怒暴吼，雨點打在船上，浪濺潑着，我們倆互相戰抖地抱着，雖然還在寒顫。一切都是只有太真，我確定永沒有人夢過如那實在的這樣悽慘可怕的夢。

但那泰沙總是講到種種事情，和善地，同情地，只有女人們能講的講着。在她的聲音及和善的言語的勢力之下，小小的火在我的心中燃燒起來，於是有些在我心中的東西結果是融化了。

於是眼淚如冰雪般從我眼中溢出，洗去心中許多惡的，許多笨的，許多憂愁，污濁，在那一夜以前所積的。那泰沙安慰我。

『來，來，好了，小人兒！不要再悲痛了！好了！上帝將給你別的機會……你改正你自己，再立在你正當的地位上……這就好了……』

於是她繼續地吻我……她給我許多吻……燃燒的吻……一切徒然……

是第一次和女人接吻，永遠賞給我了，也是最好的吻，因為一切接續的吻值得我可怕地親愛，實在並無給我一些回報。

『來，不要這樣悲痛了，有趣的人！倘若你明天不能尋到地位，我將代你設法。』她的柔和的，勸慰的話在我的耳朵裏發響似乎在夢中經過一般。

那里我們睡到天曉。

天一亮，我們從船後爬起，向城中去……於是我們互相友誼地離別，永不再見了，雖然以半年的時光，我爲了那和善的那泰沙各處都去尋過，和她我過了一個如前所述的秋夜。

倘若她已經死了——對於她是好的，倘若是這樣——祝她平安！若是活着……我仍說『願她的魂靈平安！』她墮落底自覺願永不入她靈魂……因爲那是過分的無結果的受苦，倘若生命還在生存……

葉曼良披略延 (Iemlyan Pilyai)

梨子試譯

——再也沒有什麼好做了，還是去曬鹽吧！曬鹽是可咒詛的生活呵，但只有去做，因為你若耽擱一時間，你就要餓着倒斃！

我的朋友葉曼良披略延這樣和我說着，他一面幾十次去摸着袋裏的烟草，他早知道這個袋是空的，而且昨天也一樣是空的，他歎了口氣，唾一下，轉了一個背，吹着口笛，看看那晴朗的吐着暑氣的天空。我和他是挨餓着睡在離奧狄斯 (Odessa) 三里遠的一個沙灘上，那邊是我們去了來，找不到生活做，葉曼良伸着腰，頭擱在野岸上，腳伸入海中，向海岸奔着的波浪，輕輕地微響，洗濯他骯髒的赤足。在日光下他眯着眼伸着腰，像一隻雄貓，他又移下一點，波浪差一點就擁到他的兩肩，這樣他是非常高興了。

我望着港灣的一面，那邊是聳立着林立的帆纜，籠罩在一團團的沈重的黑煙之下，那邊沸揚着熱鬧的響聲，拔錨聲，輪笛聲，我看到那邊，只令我重生着已消失的對於工資的期望，就站起來對葉曼良說：

——呶(註)，作什麼，我們去曬鹽去！

——這樣……走！……你願意？——他兜着我問，而又並不看我。

——到那邊去看看開。

——那我們走？——他身子動也不動地又說了一遍。

——呶，自然囉！

——唉！這事情怎麼……走！這可咒詛的奧狄斯——聽魔鬼去吞食物吧！——任牠滾到什麼地方去，海口的城市！陷沒到地下去吧！

註：“呶！”是語助詞，俄人隨常所用的，有一種催促的口氣，中國人說話中亦常聞之，故以音譯。

——好呵，起來吧，罵罵是不會幫助我們的。

——到那裏去？曬鹽去嗎？……我們只有去看看開吧，兄弟，雖然我們去，我們終不會有吧。

——是呵，你已講過了，那邊終要去。

真的，我講過了，我是這樣講過了，我自己的話不賴的，我想不一定去曬鹽，這也是真的。

——爲什麼呢？

——爲什麼？我想：那邊有人等着我們，比如說：對不起，葉曼良，馬克西姆兩位先生，做做好事吧，折斷你們的骨頭，拿幾文錢去！……這不會沒有吧！事情是這樣：現在我和你——我們皮肉的完全主人……

——好，有吧！走！

——等一等！我們應當走到自己開鹽場的老班先生那裏去，我們至恭必敬地對他說：“仁慈的先生，可尊敬的剝削者與食血者，我們想請你吞食我們的皮肉，只要你一晝夜挖出六十個哥比給我們，這樣對於你不很好嗎！”那時候你看……

——呸，這個，你起來吧。到晚上，我們好走到捕魚的作場裏，去幫他們下下網——或者他們給我們吃晚餐。

——晚餐？這話倒真正的，他們會給我們吃；漁夫——好百姓哩。我們走……走。但是我想，我的兄弟，我們沒有仔細去尋過，所以以一星期來，不幸仍舊是這樣。

他站起來，週身濕淋淋地，伸一伸腰，手在兩隻面粉

袋縫成的褲的袋裏插着，搜摸什麼似的，又很滑稽的看一看一雙空手，到面孔上去貼貼。

——不要緊！……我尋了第四天，了終於找不到生活做，我的兄弟！

——我們循着沙岸走，我們也不交談；腳擦着介殼與細沙。在奔騰的波浪，從輕軟的打擊中，興起協調的聲音。偶然觸着一些從波浪中所捲上的小魚和古怪式的樹枝等等……從海上吹襲來新鮮的微風，我們覺得寒冷，而在平輕上捲起夾着灰沙的小風。

葉曼良常常是很高興的，我看他現在是倦了，我想逗引他。

——呸，葉曼良，講些什麼故事！

——我講給你聽嗎？兄弟，舌頭無力了，——因為肚子是癢癢的，肚子是人的重要的傢伙，隨你怎樣殘廢的人，沒肚子的總是找不到的，只有笛！肚子安定了，精神也有了，人類的一切行爲，都從肚子裏發出來的……

我靜默着。

——我的兄弟！如果現在海濱給我壹千個盧布，——他媽的！我此刻開了一家酒店，你做我的夥計，我自己擺

起來在櫃子邊的靠床，態拿來一瓶酒往嘴裏直灌。我要喝到興盡樂極。我現在指揮你，馬克西姆，拔開塞子！——勃拉，勃拉，勃拉——向喉嚨裏直灌，喝吧，葉曼良！好的事情呵！你沒有我就要縮攏了！那時來一個黑土區的紳士——嚇你——他走近來嗅嗅酒味，——“葉曼良，保扶需支！除一杯賬”——阿？什麼？除賬嗎？除不賣的！——“葉曼良，保扶需支！做好事吧！”——女人乘着牛車，帶了酒筒來，哈哈！我倒要結結實實地灌一筒給她！

——你看你已經這樣凶惡了！看這個男子已經餓了。

——怎麼？餓了嗎？……我沒有餓過嗎？我的好兄弟，我從生出就餓了，而這在法律上是沒有註定的他餓——爲什麼？收穫不好嗎？他在頭裏沒收稔，在田裏也沒收稔！爲什麼人家——他們王帝們沒有荒年？！因爲那邊人的頭，生成是用不着搔頭皮的頭。雨今天不要，可以叫他到明天下，如果他今天太忙了，可以叫太陽向後走。而我們有這種能力嗎？我的兄弟！一點兒都沒有。這是什麼！都是講空話，如果真有壹千個盧布，有酒店，那事幹就認真了。

他靜了一息，依着慣例是去摸烟袋，他把牠從裏面翻

到外面，看一下，很惡毒地唾了一口，丟到海中去。

波浪從岸邊捲得很髒的袋，他看到他這個禮物，又很不滿意似地重新送到岸上來。

——你不要？你騙吧，你拿！——葉曼良拾了溼的煙袋，在看上踏一下，又丟到遠遠的海中。

我微笑着。

——呸！你牙齒露着幹麼？……人也是這樣的呵！甚至讀書的人也不懂得人家！四隻眼的妖怪！

這是在說我了，因為葉曼良叫我是四隻眼妖怪的，我知道他反對我而震怒的程度是很高的，只有他在極憤怒與仇恨一切事物的時候，他要譏笑彼。這是我不久以前和他初認識之時，不論你不自然地假裝着稱我以尊敬的語調爲“您”的時候，就可從他的眼色中看出分量與意義的，我同他碰着在一隻走羅馬尼亞的輪船上。同在扛煤，然而總是很搥縷的，頭髮蓬着像魔鬼一樣。

我在他的面前抱歉，而且希望他心安定一些，開始和他講些外國帝王的事，想解釋給他所謂神話中的呼風使雨。

——你走！……呵那樣！……呸……呵，呵……——

他不大來插嘴，而且我覺得他對於外國事件的趣味，並不比一般人高興。——葉曼良幾乎沒有聽着我，只直望着在面前的遠景。

——一切都是這樣的，——他忽然打斷了我的話，搖着手。——現在我問你：如果我們碰着存錢的人，——他特別指出來，從旁邊微微逼視我——你或者爲要取得皮肉一切生命，——你去謀害他吧？

——不，——我回答——無論誰沒有將他人生命的價值，去購得自己幸福的權力。

——哼！是呵，在書上只管這樣對的寫着，但只爲良心，而事實上如果有這樣人來了，——大概有好機會，爲保存自己終要謀殺他。權力！這就是權力！

葉曼良有威風的露筋的拳頭，使我的鼻子發赤。——一切的人——只是用各種方法。——常常用這個權力去做的，這是權力。

葉曼良蹙着額，在長長的褪色的眉毛之下，眼睛，是陷入得很深的。

我默然，從經驗上我知道他出惡氣，反對他是徒然的。他從海裏撈起來一幹樹枝，歎一聲和我說：

——現在若吸烟……

——我望見平野的右方，有兩個雀班諾甫人睡在地上，他們也望着我們。

——健康呵，老哥！——葉曼良喊他們——你們有煙嗎？

——一個雀班諾甫人掉頭去向別一個人，口裏唾一口涎在他所割的草葉上，懶洋洋地說：

——喂，米哈依爾，人家討烟吃？

米哈依爾仰望着天空，自然他是在想怎樣地來回覆我們。

——健康呵！——他說——你們到什麼地方去。

——到奧雀可夫曬鹽去。

——唉！

我們散在他們的邊旁，默默的

——啊，呶，尼干脫，拿一點烟葉，不要叫他們伸長了頸頸，——尼干脫刁滑地微笑着去拿烟葉，葉曼良熬着牙齒。

——你要烟嗎？

——好久沒有吸了，——我說。

——什麼？你吸過了把。

——啊，咦，你孔雀毛！（註）不要多講，你喜歡給我就給我，不要笑，我難道失了精神嗎。頭來碰碰看，不要響！——葉曼良暴躁着，眼珠流轉。

雀班諾甫人震怒而躍起，拿着自己的長鐵杆，兩下緊對着。

——嚇，兄弟，你來請求的……呸，你要做什麼！

這個孔雀毛他也不想打一上，我一點不懷疑，葉曼良照其緊握的拳頭和在發火的眼睛上看來，打是不讓步的。

我不喜歡決鬥。我只想兩方調和好。

——停住，兄弟！朋友火太大了。——但不要緊！現在你們——你們若願意的給我們烟，那我們就各走各自的路。

米哈依爾看看尼干脫，尼干脫又看看米哈依爾，他們倆笑了。

——像你這樣，就立刻同你講了。

米哈依爾從袋裏摸出一個盒子來，裏面揭開裝着烟草提給我：

註：孔雀毛是呼小俄羅斯人的綽號。

——呸！拿烟吧！

尼干脫惡意地說“再見”。我謝謝他給我一大塊麵包和
一塊鹽，我拿了來，米哈依爾又笑笑又撒給我一點烟。尼
干脫惡意地說“再見！”我謝謝他。

葉曼良憤怒地注視着地下，很重的罵：

——瘟豬！

這兩個孔雀毛走向野原的深處，他們時時望着我們，
我們在地上坐着也不去理會他們，我們有塗油很有味的半
白的面包吃了，葉曼良在喉中重重地咕咕作響，他莫名其
妙的總是在努力地迴避我的視線。

天色晚了，在海的遠處起了朦朧，漸漸浮泛在我們的
頭上，隱蔽了青灰色的微浪，在海的邊涯，舉起黃橙色的
白雲，鑲着玫瑰色的邊，在原野上更籠罩着黑暗，在遠處
，在天邊升起大大的團扇般的月亮，染着地球與天空，是
軟淡而冷淡地。波浪叩着海岸，海——薔薇色的，在那邊
是黑的藍的，——是奇異的美麗與雄偉。

——現在吸烟吧，他媽的，孔雀毛！——葉曼良自由
地吐了口氣——我們往前去呢還是在此地過夜？

我實在懶得再走。

——過夜！——我決定地回答。

——呸，我們過夜。——他在地上伸着睡，仰視天空。

葉曼良吸着烟，隨時睡着，我望望周圍，我陶醉在奇異的晚景之中。在原野上，很響亮地播動着海浪與野岸的單調的私語。

有錢的人是啄人腦的，——不知講什麼——很有趣；特別是做過的事情。——葉曼良很突然地和我講。

你又要講笑話子。——我說。

——講笑話？講什麼笑話！這事是要做的，我良心相信的！我有四十七歲子，有二十年工夫我想這事情，頭都想壞了。我是怎樣的生活？狗的生活！連狗窠都沒有，比狗都不如！我難道是人嗎？不，兄弟，不是人，連蛆蟲野獸都不如！如果我知道，爲什麼人家能够好好地活着，而我不能呢？唉！鬼知道，惡魔！

他忽然面對着我很快地說：

——你知道嗎，我有一次事情，差一點就有點成功了……我，他媽的，我還很懷惱我是個蠢子。我講給你聽，你要聽我講嗎？

我很急的就表示贊成，葉曼良吸一下就開始講：

“好兄弟，我曾在波爾太威（Loltabe），是八年以前我在一個山木商那裏做夥計，那邊頓了一年很順利的；後來喝酒了，喝掉了主人家那裏六十個盧布。他告了我，去做三個月囚徒，這樣就關了一時期，我走出來了，到什麼地方去呢？在城市中，他們都曉得我的，揀擇去別的地方，又沒一地方好去。走到一相識的混帳的人那裏去。他開着酒店，是做買賊偷貨的事的，偷來的雞子，是當家常的便飯，他是奇怪的靈倒的細聰明的一個做，有大的書，他讀過很多很多的書，做人忒得很明白。

“這樣我走到他那裏我招呼：呸，保扶爾，彼得羅夫！

“——呸，作什麼，講就你是了，人對人有什麼不好講？看呵，我的好兄弟，保扶爾，彼得羅夫，是怎樣聰明的頭腦！我很敬重他，他也很愛我，有時候，在白天裏，他坐在櫃子旁讀書，讀着描寫法國強盜的書——他的書，都是說強盜，你聽，你聽呵……有很奇怪的人，他做了許多奇怪的事情，經過了許多的難關，到後來後來終於關在牢裏，鎖鍊，枷拷！一切都化灰塵了。

“我住在保夫爾，彼得羅夫的地方一個月，有幾次又

聽到他讀書及各種談話，我看見有些青年，拿來了一些亮錚錚的東西，錶，手鐲等等，我看見——想這是不值半文錢的。彼得羅夫就給他們以半價，是很夾直的，——喂，給我！——假裝的笑喜一廠就完事，這些是下流的事情，兄弟，一個關了去，另外一個又跑來。

“爲盜竊一百個盧布的嫌疑而被案了，——一百個盧布，難道人的生命，只值得一百個盧布？——我對彼得羅夫講：

“保夫爾，彼得羅夫，你太蠢！何不住手做清水人呢

？

“哼！我和你講什麼？——他說——一方面小鷄一粒一粒地在啄着麥子，他方面人的確能尊重自己是沒有的；就是這樣！——他說——把自己手弄污了去偷兩個小銅子而也一樣地被發覺了，難道人是曉得自己的價格嗎！？一點也不！現在——他說——雖然我的頭腰是受着歐洲的文化，我要爲一百個盧布而出賣！

“他開始告談我各種例子，做人應當要做一個自己懂得自己人，這樣我們談了許多，後來我和他說：

“保夫爾，彼得羅夫，我好久想受些幸福，你是有經

驗的人，你助助我，要替我設法。

“哼！——他說——這可以的，你能够自己獨立的去做些小小冒險的事情嗎？比如說……那個澳拔依摩夫——他說——從林屋裏出發經過伏爾斯克，是有限定的日子，從岸邊回來；你也明白的，在那裏在夥計那裏也可以担保，他可以拿錢，他們每天可以做到三百多生意。你這件事會嗎？”

“我想了一想。奧拔依摩夫——這是我從前做過夥計的那個商人，做兩次事形——倒也好的。我見他爲我去做，可割一塊肥肉。

“要想看看——我說。

“不可不想——被得羅夫答着。”

他默然慢慢地捲着烟草，黑音完全籠罩了，只有玫瑰色的小鈕子，每一秒在發光，絨毛的雲滄染在天涯，的確似乎塞得不能動彈似地在黑暗的天空中疲憊了。在野上是寂靜與悲涼，不斷的自海裏流來波浪的私語，是以單調而輕鬆的調子打破荒涼與沉寂。在海上又接連地爆發着小星，這樣紳潔而新鮮確若罩着天鵝絨般的南方的天空所造成的晚上。

“兄弟，我親自做了這件事情，在那一夜是隱藏在伏爾斯克的野草叢中，自身帶着七磅重的鐵鈎，是在十月裏，我記得在月底，晚——最適合的夜了，黑暗和人心的黑暗一樣，地點——也要再好不要付了。在橋那邊的路上，有敲板的聲響——是脚步，我睡下等着，憤怒——我的兄弟，在那時我即抓到十個商人也不要緊，那時，我這樣想過，生好心是要不得的。打！——跑！……我這樣睡着想，你知道嗎，我都預備好了。一，二！——就可以拿到銅錢了！

，你想一個人都可以照自己心裏做嗎？ 蠢子！ 兄弟，請你講給我聽，你明天做什麼？ 笑話！你一點也講不出的。你明天向左走還向右走呢。我只一人睡着，等，而事情的發生是我所完全想不到的。

“我看見，由城裏來的一個醉者，好成手裏拿着棒在亂揮，呢呢呶呶地說着不知什麼，莫明其妙的哭着笑着，鼻子哼着，我見他走近來了——是女人，可咒詛的！我想她走過去了，而她走到橋上，突然地喊起來：“親愛的爲什麼？！”呶，兄弟，她竟喊了！我發抖，怎麼辦呢？我想，她一直到我的地方來。我睡着。緊緊地抱着

地，全身發抖。——我的憤怒到那裏去了呢！我伸直脚伏着地沒法子想！她仍舊喊着，“爲什麼？爲什麼？！”

！她脚跪倒在我的旁邊，她吼着，我的兄弟，我不能講了，我心裂了。我惱了，我想跳起來，走！但月亮從雲中顯露出來，是很光亮的，我很怕。我撐起來兩眼望着她，兄弟，事情糟了，我的一切計畫都化灰塵了！我看，——我心裏非常懊惱：這樣小女人像孩子一樣——白嫩嫩的，卷髮覆在頰上，眼睛大大的，——她這樣的看着……兩眉抖着——她的眼眼大塊地連續地流，像奔一樣。

“我很可憐她，兄弟，這個樣子，我於是咳嗽了，咳！

咳！咳！她又喊了，“是誰？誰何？誰在這裏”……她嚇子，我於是站起來立着說：——是我——“你是誰呀？”她說又總是像受冷而發抖的說，“你說話的是誰？”

他笑了一笑。

“我是什麼人？姑娘你第一不要怕我，——我不會做壞的事情，我——自己這樣一個人，我自己靠得住的，我忽轉想：喂！你蠢子，我不要講要躲着殺商人的事！

她回答說：“你說的對於我都沒關係，我到此地來要投河。”她這麼一說，倒使我吃一驚。——的確，我的兄弟，

這是很重大的事呵，我怎麼辦呢？”

葉曼良追悔似地揮着手看看我，很和善的微笑着。

“我的兄弟，我忽然和她講了，講什麼呢？——那我不知道，但總是和她講，是自己聽的，還有我終想她是這樣的年青，是這樣的美麗，她是絕世美人！哈，我兄弟！她名叫麗姐(Lizha)，我和她講，——不和講什麼東西，我的心講的。還有，她總是嚴重的凝視着我，突然她笑了”——葉曼良聲淚俱下的說着，又在其中揮着緊握的拳頭。

“她這樣的笑了，我完全陶醉了，我在她的膝前，我說，姑娘！都是那個！而她呢？把兩手抱住我的頭，看我的面上她笑，像畫裏一樣的笑，顫動着嘴唇，她要講什麼似的，她努力的講了：“我的親愛的，你也是不幸的人，和我一樣！是嗎？我的好人，你講給我聽。”突然她又吻着我的頰上，兄弟，事情就是這樣！你覺得嗎？天呵！你我的親愛的！你知道在我的四十七年的生活中，再也沒有像這一次的好呵！噫！我怎麼過去的？生活！”

他默默地，俯下頭攔在手上，我在聽着奇特的閒談之

中也靜默的，只望着海，好像是什麼的偉大的胸懷，我們又似沉重的呼吸在深深的夢中。

“她站起來和我講，”陪我回去吧！” 我們走了，我們慢慢地走，她講給我一切事情，你懂得吧，她是一個商人的還未出閣的女兒，那是養得很嬌的，後來來了一個大學生教她書，他們倆相互愛上了，他走了，她於是等着他——等着他那邊畢了業來成婚，他們是講好的，但是他沒有來，寄來一封信說：“你不是我的配偶。” 這對於大姑娘，當然是很侮辱的。 她那末……她詳細告訴我，我想陪她到她住的家裏去。 她說： 呶，親愛的，再會！

我明天離開這裏，你錢要嗎？ 請說，不要客氣。”她停住了，我是這樣慳儉的人，但是我說：“姑娘，我不要！” 兄弟，你曉得嗎？ 我沒有拿她的錢，她這樣很親密的說：“我永遠不會忘記你，你完全是旁人，但你對於我……

“

葉曼良圭了一口，又重新去吸煙。

她去了，我坐在城門下的橙子上，我是很悔恨的，巡夜的警察來了，他說你出現來了，你要幹麼？——這幾句話抓住了我的心！——我不睬他——突然也吹了警笛……

……到拘留所去！ 噢！ 到拘留所就到拘留所裏了，無論怎麼樣，我都沒有什麼，我走幾步，在小店的前面坐一坐，我不要逃，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放了，我走到保扶爾，彼得羅夫的地方去。

“——你什麼地方去玩了一下子？”——他笑着問我。

“我看他仍舊是昨天的人，但好像新碰着一樣，噢，自然我把所經過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他，他很認真地聽着我，後來他同我說：

“你葉曼良，尼干脫支——蠢子！ 糊塗蟲，用不着的——他說——滾出去！”

“噢，這是什麼呢？ 難道他不對嗎？ 我於是走出了呵，有這樣的小事情，兄弟。”

他默默在地上直挺挺地睡着，曲着臂枕着頭，望望天空——天鵝絨般的星空。

在一切的周圍是在靜默下去，彼浪的聲響也比較輕軟的好似在告訴我們柔弱的夢的歎息。

惡 魔

俄國 瑪克辛 戈理基作

當凋零和死滅的悲哀時節的秋季，人們辛辛苦苦地苟延着他的生存！

灰色的晝，嗚咽的沒有太陽的天，闇黑的夜，咆哮的風，秋的陰影——非常之濃的黑的陰影！——這些一切，將人們包進了沈鬱的思想的雲霧。在人類的靈魂裏，惹起對於人生的隱秘的憂悶來，在這人生上，絕無什麼常住不變的東西，只有生成和死滅，以及對於目的的永遠的追求的不絕的交替罷了。

當暮秋時，人們往往不感到向着拘禁靈魂的那沈思的黑暗，加以抗爭的力……所以凡是能夠迅速地征服那思想的辛辣的人們，是都應該和牠抵抗下去的。惟這沈思，乃是將人們從憬憧和懷疑的混沌中，帶到自覺的確固的地盤上去的惟一的道路。

然而那是艱難的道路……那道路，是要走過將諸君的熱烈的心臟、刺得鮮血淋漓的荊棘的。而且在這這路上，惡魔常在等候你們。他正是偉人瞿提（Goethe）所通知我們的，和我們最爲親近的惡魔……

我來談一談這惡魔罷——

惡魔覺得倦怠了。

惡魔是聰明的，所以並不總只是嘲笑。

他知道着連惡魔也不能嗤笑的事象，在世上發生。例如，他是決不用他鋒利的嘲笑的刀子，去碰一碰他的存在這儼然的事實的。仔細地查考起來。就知道這樣受寵的惡魔，與其說是聰明，其實厚是臉，留心一看，他也虛度了最盛的年華，正如我們一樣。但我們是未必去責備的——我們雖然決不是孩子了，然而也不願意折掉我們的很美的玩具，來看一看藏在那裏面的東西。

當昏暗的秋夜，惡魔在有墳的寺院界內彷徨。他覺得倦怠，低聲吹着口笛，並且顧盼周圍，看能尋到什麼散悶的東西不能。他唱起吾父所愛誦的聽慣的歌來了——

素秋一來到，

木葉亦辭枝，

火速而喜歡，
如當風動時。

風蕭蕭地刮着，在墳地上，在黑的十字架之間咆哮。空中漸漸綑上了沈重的陰雲，用冷露來潤溼死人的狹隘的住宅。界內的可憐的羣樹呻吟着，將精光的枝柯伸向沈默的雲中。枝柯摩撫着十字架。于是在全界內，都聽到了隱忍的悲泣，和按住似的呻吟——聽到了陰慘的沈悶的交響樂。

惡魔吹着口笛，這樣地想了——

『倘知道這樣天氣的日子，死人覺得怎樣，倒也是有趣的。死人總浸透着濕氣……即使死于痛風之後的得了魔力……一定總是不舒服的罷……叫起一個死人來，和他談談天，不知道怎樣？一定可以散悶罷……恐怕他也高興罷……總之，叫他起來罷！唔，記得我有一個認識的文學家，埋在不知那里的地裏……活的時候，是常常去訪問他的……使一個認識的人活過來，算什麼壞事呢。這種職業的人們。要求大概是非常之多的。我們真想看一看墳地可能很給他們滿足。但是，他在那里呢？』

連以無所不知出名的惡魔，到尋出文學家的墳為止，

也來來往往：徘徊了好些時……。

『喂，先生！』他喊着，敲了他認識的人睡在那下面的沈重的石頭。『先生，起來罷！』

『爲什麼呢？』從地裡發出了被按住着似的聲音

『有事呵。……』

『我不起來……』

『爲什麼不起來的？』

『你究竟是誰呀？』

『你知道我的……』

『檢查官麼？』

『哈哈哈哈哈！不是的！』

『一定……是警官罷？』

『不是不是！』

『也不是批評家罷？』

『我——是惡魔呵……』

『哦！就來……』

石頭從墳裡面推起，大地一開口，骸骨便上來了，完全是平常的骸骨。和學生解剖骨骼時的骸骨。看去幾乎是一樣的。不過這有些蹊蹺，關節上沒有鐵絲的結串，眼窩

裡是閃爍着青色的燐光。骸骨從地裡爬了上來。拂掉了黏在骨上的泥土。於是使骨骼格格地響着。仰起頭骨，用了青的冷的眼色，凝眺着遮着灰色雲的天空。

「日安！你好呵！」惡魔說。

「不見得好呀，」著作家簡單地回答了。他用低聲說話。響得好像兩塊骨頭，互相摩擦，微微有些聲音一般……

「請寬恕我的客套罷。」惡魔親密地說。

「一點不要緊的……但是你爲什麼叫我起來的呢？」

「我想來邀邀你，一同散步去。就爲了這一點，」

「阿，阿！很願意……。雖然天氣壞得很……」

「我以爲你是毫不怕冷的了。」惡魔說。

「那里，我在還是活着的時候，是很腦着重傷風的。」

「不錯。我記起來了，你死了的時候，是完全冰冷的。」

「冷，是當然的！……我一生中，就總是很受着冷遇……」

他們並排走着墳和十字架之間的狹路。從著作家的眼

裏，有兩道青光落在地上，給惡魔照出道路來……細雨濡濕着他們，風自由地通過了著作家的露出的肋骨，吹進那早已沒有心臟的胸中。

『到街上去麼？』他向惡魔問。

『街上有什麼趣味呢？』

『是人生呵。閣下。』著作家鎮靜著說。

『哼！對於你，人生還是有着價值麼？』

『爲什麼會未必有呢？』

『什麼緣故？』

『怎樣地來說明纔好呢？人們，是總依照了勞力的多少，來估計東西的。……假如人們從亞拉洛忒山的頂上，拿了一片石子，那麼，這石片之于人們，大約便成爲貴重品了……』

『實在是可的憐東西呵！』惡魔笑了。

『然而，也是……幸福者呀！』著作家冷然地答道。

惡魔默默地聳一聳肩。

他們已經走出界內，到得兩邊排着房屋，其間有深的暗黑的一條路上了。微弱的街燈，分明地在作地上缺少光明的證據。

『喂，先生！』暫時之後，惡魔開始說。『你在墳裏，是在做什麼的？』

『住慣了墳的現在，倒。很耐得下去了……但在最初，却真是討厭得毛骨悚然呵。將棺蓋釘起來的粗人們，竟將釘打進了我的頭骨裏去。自然，那不過是小事……然而總是不舒服的。仗了我的頭的力量，雖然，常常在人們之間流了些毒害，但對於要加害于我的腦髓的欲望，我却只看作懷挾惡意的象徵主義罷了。後來，是蟲豸們光降了。畜生！蟲豸們就慢慢地吃起我來。』

『那是毫不足怪的！』惡魔說。『那不能當作惡意——因為在濕地裏浸過的身子，決不是可口的東西呵……』

『我究竟有多少肉呵！那是不足道的！』著作家說。

『總之，非吃完這些不可，與其說滿足，倒是不舒服的運命哩……老話裏就有，說是爛東西會招蒼蠅呀。』

『她們明明吃得很可口的……』

『在秋天，墳地裏可潮溼麼？』惡魔問。

『是的。頗潮溼……但這也慣了……比起這來，倒是對於走過界內，還來注目于我的墳墓的各色各樣的粗人們，却令人氣憤。土裏面，躺着的不知有多少……我自己……』

……我的周圍的一切東西，是都不動彈的——我毫沒有時間的觀念……」

「你在泥土裏，躺了四年了。不，不久，就要五年了哩。」惡魔說。

「是麼？那麼……這一間，有三個人跑到我的墳前來過了……是使我煩亂的訪問。該死的東西！他們裏面的一個，竟簡單地否定了我的存在。他跑了來，讀過墓碑銘，便斷然的說道，「這人死掉了……這人的東西，我什麼也沒有看過……但是誰都知道的名字呵——我的年青時候，有一個同姓的人，在我的街上玩着犯禁的賭博的。」就是你，也不見得高興罷。我是十六年間，接連地印在銷路很旺的雜誌上，而且活着的時候，就發表了三種著作的。」

「你死後，還出了第三版了哩。」惡魔說。

「請你聽罷！……其次，是來了兩個人，一個說，「唉唉！這就是那人麼？」別一個便回答道，「是那人呀。」「那人活着的時候，實在也是很時行的——他們都實行的……」「不錯，我記起來了。」……「躺在這土地裏的，真不知有多少人呵……俄羅斯的大地，實在是富於才幹呀……」這樣地胡說着，蠢才們就走了……。溫言不能增

加墳地的熱度，我是知道的。也並不願意聽溫言……無論那一種，都令人難受。多麼想罵一通小子們呵！』

『想是痛罵一場了罷。』惡魔笑了。

『不，那不行……二十世紀一開頭，便連死人們也非忽然喜歡論爭不可……那是不成樣子的。就是對於唯物論者，也太厲害呀。』

惡魔又覺得無聊，想了一一

『這著作家，當活着的時候，總是高高興興，去參與新郎的婚禮和死人的葬禮的罷。在一切全都死掉了的現在，他的名譽心却還活在他裏面。在人生，人類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只有他的精神，是有意義的。而且惟有這意義，值得賞讚和服從……唉唉，人類，是多麼無聊呵！』……

惡魔正要勸著作家回到他的墳裏去的時候，他的頭裏又閃出一種意見了。他們走到四面圍着長列的屋宇的開朗的廣場。天空低低地靠在廣場上。看去好像天就休息在屋脊上一樣，而且用了陰沈的眼，俯視着污濁的地面似的。

『喂，先生，』惡魔開口了。並且高興似的將身子彎到著作家那邊去。『你不想會一會你的夫人；看她什麼情形麼？』

『能會不能，自己是決不定的。』著作家緩緩地回答道。

『唉唉，你是從頭到底死掉了呀！』惡魔要使他激昂起來，大聲說。

『唔，爲什麼呢？』著作家一面說，一面誇張似的使他的骨骼格格地作聲。』並不是我不願意……是說，恐怕我的女人，不來會我了罷……即使會見。——也未必認識哩！』

『那是一定的！』惡魔斷定說。

『因爲我離家很久的時候，我的女人就不愛我了，所以這麼說的。』著作家說明道。

屋宇的圍牆忽然消失了。或者倒是屋宇的圍牆成了透明，好像玻璃了。著作家能夠看見了體面的房子。內部——房子裏面，非常明亮，優雅宜人……。

『多麼出色的屋子呵！倘使。這樣地往起來，恐怕至今還不會死掉……』

『我也中意了。』惡魔笑着說。『這屋子。並不化掉許多錢——大約三千……』

『呵……那還不貴麼？……我記起來了。我的龐大

的著作，弄到了八百十五盧布……而這是幾乎做了一整年……但住在這裏的究竟是什麼人呢？」

「就是你的太太。」惡魔回答說。

「多麼……呵……多麼體面……說是她的東西……而且這位太太……那就是我的女人麼？」

「是的呵……你瞧，她的丈夫也在着哩。」

「她漂亮了……呵呵，穿的是多麼出色的衣服。是她的丈夫麼？是很庸碌的醜相的小胖子，但看來倒彷彿是一個好好先生……實在好像是什麼也不懂的漢子似。！況且平平常常……然而那樣的臉，是為女人們所心愛的哪……」

「倘若你願意，為你浩歎一聲罷！」惡魔說。並且惡意地看着著作家那邊。但著作家却神往於這情景了。

「他們多麼暢快，多麼活潑！他們倆彼此玩樂着生活……她愛那男人不愛呢，你大約知道的罷？」

「唔唔，很……」

「那個男人是做什麼的？」

「時行雜誌的販賣人……」

「時行雜誌的販賣人……」著作家慢騰騰地複述了一

回。於是暫時之間，不說一句話。惡魔看着他，滿足地笑起來了。

「喂，這裏事，可中你的意呢？」他問。

「我有孩子……他們……是活着的。我知道。我有兩個孩子——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那時候，我想過了的——男孩子長大起來，是會成一個切實的人的罷……」

「切實的人，世上多得很……世上所想望的，是完全的人。」惡魔冷冷地說。於是唱起勇壯的進行曲來了。

「我想——商人這東西，一定是看透了一切的教育家。而我的兒子……」

著作家的空虛的頭骨，悲哀地搖了一搖。

「看一看那男人緊抱着她的樣子罷！他們正顯着稱心滿意之處哩。」惡魔大聲說。

「實在……他……那商人，是有錢的麼？」

「比我還窮。但那女人，是有錢的……」

「我的女人麼？她怎麼賺了錢的？」

「賣了你的著作呵。」

「阿阿，」著作家說。于是用了他露出的空虛的骨頭，慢慢地點了幾點。

「阿阿，原來可見我大半也還足給一個什麼商人作在工哩。」

「的確，那是真的。」惡魔滿足的加添說。

著作家望着地，對惡魔道——

「領我回到墳裏去罷。」

周圍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沈重的雲。著作家格格地搖着骨骼，開快步跑向他的墳地裏去了。惡魔跟在後面，吹着嘹亮的好調子……。



自然，讀者大概是不會滿足的。讀者已經壓足於文學。連連爲滿足讀者而寫的人們，也很難合讀者的趣味了。在此刻，因爲我毫沒有講到關於地獄的事，讀者也許覺得不滿。讀者真相信死後要赴地獄，所以要在生前聽一聽那裏的詳情。但可惜我關於地獄，却一點有趣的事也不能說。爲什麼呢，就因爲地獄這東西，是不存在的——人們所容易地想起，描寫的火燄地獄這東西。是不存在的。但倘是充滿着恐怖的別樣的事情，我却能够講……。

醫生對諸君一說「他死了」，便立刻地……諸君跨進了無限的鬼耀的領域。這就是諸君的錯誤的意識的領域。

諸君躺在墳裏，狹小的棺裏。可憐的人生，就如車輪的旋轉一般，在諸君的面前展開去。從意識到的第一步，到諸君的人生的最後的瞬間，人生動得太慢，於是人們絕望了。諸君將知道在生前暗暗地掛在自己之前的一切，便是諸君生前的虛偽和迷謬的罷。對於一切思想，諸君將另行詳審，注目於各各錯誤的步武的罷——諸君的全生活，將在一切個體裏從新復活的罷！諸君一知道諸君所曾經走過的路上，別人也在行走，焦躁地相擠，相欺，則諸君的苦惱，也還要加添的罷。而且諸君還將懂得，明見，即使做了這些一切事，結局也不過和時光一同。經驗到度了這樣空虛的沒有靈魂的生活，是怎樣地有害的罷。

即使諸君看見了別人的疾趨於他們的衰滅，諸君也不能訓戒他們——諸君自己不能開一句口，也不能有什麼法——援救他們的願望，將在諸君的精神裏，毫無結束而消掉的……。

諸君的生活，這樣地經過於諸君之前。而人生一到終局之際，那經過便又從新開始。諸君將常常看見……諸君的認識的勞作，將沒有窮期……決沒有窮期……。而諸君的可怖的苦惱，是萬萬沒有終局的。

譯者附記

這一篇，是從日本譯『戈理基全集』第七本裏川本正良的譯文重譯的。比起常見的譯文來，筆致較爲生硬；重譯之際，又因爲時間匆促和不愛用功之故，所以就更不行。記得 Reclam's Unlversa Bibliothek 的同作者短篇集裏，和『應之歌』（有韋素園君譯文，在『黃花集』中，）『提』同包括於一個問題之下。可見是寓言一流。但這小本子。現在不見了。他日尋到。當再加修改。以補草率從事之過。

創作的年代，我不知道；中國有一篇戈理基的『創作年表』，上面大約也未必有罷。但從本文推想起來。當在二十世紀初頭。自然是社會主義信者了。而尼采色彩還很濃厚的時候。至於寓意之所在，則首尾兩段上，作者自己就說得很明白的。

這回是枝葉之談了——譯完這篇，覺得俄國人真無怪被人比之爲『熊』，連著作家死了也還是笨鬼。倘如我們這裏的有些著作家那樣，自開書店，自印著作，自辦流行雜誌，自做流行雜誌販賣人，商人抱看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着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資本家抱着『革命文學家

』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學家』抱着資本家的太太，即使『周圍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沈重的雲』罷，戈理基的『惡魔』也無從玩這把戲，只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倦怠』罷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日。

兵士和農民

邱韻鐸譯

“我自從娘胎裏一生下來，就是赤裸而且傻呆的，和你們，和任麼人都一模一樣；在我的青春時間，我曾經夢着去弄一個有錢的老婆，在我當兵的時候，我還曾經讀過什麼兵法，想從此去高升一個官級。到了二十三歲，我纔覺得在這個世界裏一切都是不照道理的，並且還覺得這樣不上正軌的生活是一種恥辱……”

“我們，我們整個聯隊，奉命開拔到薄洛葛納。農民羣衆正在鬧革命，或則要求減佃租，或則高喊着加工錢的必要；這兩派的農民在我想來似乎都有點不對。我這樣想，什麼減佃租，什麼加工錢，都是胡鬧！那不是要使地主們一敗塗地麼！對於一個常住城市的我，他們那樣的行動簡直好像是十足的傻事，我那時憤極了——我的火氣，我的漂泊，我的夜班的騎衛兵的工作，弄得我加憤起來。因

爲，你知道，這些好傢伙都正在搗毀地主們的機器；同時他們還很興高采烈地把五穀和其他一切不屬於他們的東西都放了火。你想想看多厲害！，

他少許喝了一點酒，更加生氣勃勃了，接下去就說：

“他們一羣一羣地在田裏東跑西跑，像羊羣一樣地，靜默得一聲也不響，裝做出一副像在幹正經事業的樣子。我們時常把他們驅散，有時用了我們的槍刺去恐嚇他們。有時還用了我們的來富槍的柄觸搯他們。他們却也並不十分害怕，倒是從容不迫地分散開去，可是一下子他們又聚集攏來了。這真是一件沒奈何的事情，像宗教上的彌撒禮一樣惹厭、而且這事情麻煩了好幾天，像熱病的發作一樣。老杜，他是我們的外委官，是亞勃羅齊地方的人，自己的出身也是農民，對這事情覺得生氣而熬不過了，他顯得蒼黃而且憔悴起來，幾次三番的對我們說：

“這真是糟糕的事情，弟兄們；那恐怕非要叫我們放槍不可了，它媽的！

“他這嘍咕的話更加使我們煩亂起來了；其次，你也得知道，每個角隅裏，每個山林中間，我們都只是窺看到許許多多農民的頑固的頭；他們的兇狠狠的眼睛也似乎猛

刺着我們。因為這些百姓自然是不會好心好意地看待我們的……

有一天，我站崗在一座小山上，橄欖林的附近，保管着那幾株已被農民們斫損了的樹。山脚下，兩個人在做工，一個是老頭兒，另外一個是青年人。他們在掘一個溝。天氣非常熱，太陽像火一樣地燒着，人們覺得難堪，巴不得變為魚蝦，潛入水裏面去，我還記得我對他們看的時候是兇狠狠的。到了正午，他們停着不做了，就拿出幾塊面包，乾乳酪和一壺酒來。我就自己心裏在想，‘哦，鬼吃的東西！’突然地，這個老頭兒，本來是不會看過我一眼的，對着那青年說了一些什麼話，青年却搖搖他的頭，表示不贊同的意思，可是這老頭兒喊出聲來了：‘去！去！’這句話講得非常暴厲。

“於是青年手裏就提了壺走向我的地方來了，他說了（固然是不很情願的，你知道的）：‘我的老人家猜你歡喜喝酒的，所以現在帶一點酒給你喝。

我覺得很難以為情，可是很高興。我一方面拒却，一方面同時向那個老頭兒點頭作謝。他瞧瞧天空，向我回禮。“先生”用酒罷，用酒罷。我們獻你這一點兒，是當你一個

人看待的，不是當你丘八看待的啊。如果他是個丘八，就使是喝了我們的酒，我們也不希望你變為好意一點的！”

‘請你們——’不要有什麼惡感我在心裏打算這樣的話，喝了差不多三口光景，我又向他道謝。隨後他們纔在下面開始吃起東西來了。一會兒後，我和一薩勒廷諾人，名叫虞果的，換了崗。我悄然地告訴他說，這兩個農民是好百姓。就那天的晚上，當我站在那安放著機器的倉廩門口的時候，突然一塊石片從屋頂上落到了我的頭上。這並沒有多大損害，倒是另一塊石片又落下來了削在我的肩頭，這打擊使我受傷得很猛烈，我的左臂都失了知覺地下垂着。”

這個崗兵爆裂出一聲狂笑，他的嘴吧闊張着；他的眼睛半閉着。

“石片，石子，枝幹，”他在笑聲裏說，“在那個時候和那個地方，都是活的東西。這些無生命的東西的獨自的行動，弄得我們的頭顱受到巨大的打擊。祇要是一個兵士行止之處，就會有一根枝幹突然從地面上飛到他的身上，不然就會有一粒石子從天空中落到他的身上來。這樣，就把我變成蠻橫無理了，這是你也會猜想得出的。”

他的同伴的眼睛現出沉鬱的神氣，他的面孔也轉為蒼

白起他了，他悄然說：“聽這一類的事情，誰都要覺得不體面的。”

“那有什麼辦法呢？人是不能在一朝一夕裏便化爲聰明的。隨後我求人家的救護。我被引入一個屋子裏面，那兒已經有一個人躺着在，他的面孔是被石子截破了的。我問起他關於這事情的原委，他就帶着笑而不樂的意味說：

“同志，有一個老婆子，一個灰黑的老妖怪打了我，接着她又叫我開槍打死她就是了！”

“她可曾被捕了呢？”

“我說，這是我自作自受的，又說，是我跌了一度而使自已受傷的。司令官怎麼也不相信我這句話，我可以從他的眼色裏看出這一點來。可是，如果我招認這是給那老婆子打傷了的時候，那豈不是說話太不高明麼？你想是不是呢？鬼東西！不消說他們是被壓迫得很苦痛的，誰都可以明白他們是決不愛戴我們兵士的！，

“呸！”我却這樣想。

“醫師和兩個看護婦進來了，其中的一個是純正而且很有風姿的，顯然是一個威尼市的婦人。另一個我可記不起來了。他們來察看我的傷痕。當然只是一點小傷罷了，

他們敷上了一點藥膏，就走出去了……

“那個同志和我常坐在窗前。我們坐在那光綫所照不到的影處，就在那兒偶爾聽聆到這個美婦人的動聽的語音。她和她的同事以及醫師都正在窗外的花園裏一同散步，談話，他們在講法蘭西話，我倒很能聽懂的。

“‘你可曾留意到他的眼睛的色彩麼？’她問。他固然只是一個農民罷了，可是他一旦脫去了軍服，那就無疑地會的成一個社會主義者，正和這兒的一切人們一樣。有他那遲一對眼睛的人是要爭取生命的全部的，是要把我們驅逐。是要把我們毀滅的，而後纔會使一點有怨無伸的，遲遲其來的正道獲得勝利啊！，

“‘他們那些傻瓜，’醫師說——‘一半是孩子，一半是蠻子，如是罷了。’

“‘蠻子罷，那還不錯。至於說孩子，那又何以見得呢？他們何嘗有什麼孩子氣呢？，

“‘說什麼一切平等，那些夢又算什麼一回事呢？’

“這個生着一對牛眼的人和那個一副鳥臉的人，都是——我們的平等份子！你和我，也都是他們的平等份子，都是下層階級者的平等份子！他們奉了命令來屠殺他們自

已的人，像他們那樣的蠻子……，

“她說了一大套，而且很激烈。我傾聽着，思索着：‘夫人，你的話很對哩。’我曾經見過她不止一次；不消說你是知道的，在無論那一個夢想着女性的男子中間，是怎麼也不會再比兵士更熱烈的。我想，她是仁慈的，聰明的，而且是熱心的；在那個時期我簡直還以為所有的貴族都是特別聰明的，或是有天分的，以及諸如此類的。我自己也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道理！”

“我問過我的同志：‘你也懂得這種言語麼？’

“不，他是不懂得的，於是我把那個美婦人的話譯給他聽。這傢伙像鬼一樣地發怒起來，在房子裏亂跳起來，他的一隻眼睛就閃閃地發光——另一隻眼睛却是裹着繃布的。

“‘那可是真的麼？’他喃喃地說。‘那可是可能的麼？’她只是利用我，並不當我一個人看待。爲着她，我就不屑失去尊嚴，她却拒絕牠。並且爲着保護她的產業，我就不把去我的心靈都拿來孤注一擲哩。”

“他不是爲什麼傻瓜，自然覺到有許多被侮辱的地方我也正是這種樣子。次日，我們高聲地談論這個婦人，也不管我們的外委官老杜，老杜僅僅嚙着說：

“小心些，弟兄們；不要忘記你們是兵士，又是有這一種所謂紀律的。

“不，我們並不會把牠忘記哩。可是老實向你說，我這之中有許多人，差不多全體，都已經變成耳聾眼睛的人了，而些青年農民正趁着我們的耳聾眼睛，利用來作至善的目的的手段了呢。他們勝利了。他們對待我們確是很好。這個美婦人都已經能從農民那裏學習到了：譬如，他們已經能夠很使她信服地教訓她說正直百姓應該怎樣地重視了。當我們離開這兒（本來是到這兒來存心來殺人的）的時候，我們之中賜得了不少的花朶。就是在我們行軍到村莊的街坊上面的時候，再也沒有石子和石片拋給我們了，所有拋給我們的，老朋友啊，却祇有一朶朶的花了，我想這是我們應有的賞賜。受賜了這麼一個殷勤的開拔，誰都會把那一個冷淡的迎接忘去的了。”

